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范 文 正 公 集

(四)

范 仲 淹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范正文公集

(四)

范仲淹撰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 公 正 文 范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撰 者 范 仲 淹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霖 謝雨東 沈抱秋 王模) 錫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今醴泉寺。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中。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顯。寺僧修造。遣人欲求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快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某處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尙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爲葬之。歲別爲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

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窆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窆登弟。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某竊以爲宗家惜之。毋爲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云。曾入黃扉陪國論。卻來絳帳受師資。句聞者皆歎伏。

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千

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虺蜴之窟。豈產珠珍。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公言幕府賓客。可爲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乃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州。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未具。慙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公守杭州。蘇鱗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鱗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固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爲記。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

一字公矍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托春風管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爲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其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爲大順城。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爲領兵援。初。關輔人心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

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爲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爲參知政事。日。兗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又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爲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肖。莫不稱之。

公爲參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

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與相國韓公爲西帥。狄武襄青隸其節下。爲人器度深遠。咸奇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旣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事罪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鬖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旣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之也。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贖其家

錢尙書通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尙風義爲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爲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爲撰述蚤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卽以語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穴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參預大

政爭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伏。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爲帥府辟置。多譎藉未牽絀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軍。石林燕語。

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輒閉目不答。彥國憤惋。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魏公別錄。

公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當思近己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沈括筆談。

公與韓魏公。召爲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某。范某。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公知開封府。明敏通決。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長編。

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某與文潞公對易。遣內侍王懷德諭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以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脩環州鎮戎諸砦。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

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皆從其請。實錄。

公言沿邊逐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爲。又城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城。軍民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二十三寨內。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砦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遂安。奏議。

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負犯因依。分析聞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實錄。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爲衆所擁。幾躁踐死。輿至盩厔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至渭州。初。懷敏之除。鄜延也。范仲淹言。其不知兵。而又怯懦。不可用。遂徙涇原。卒敗事。東都事略。

張亢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逕。請更築。並邊諸柵。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亢知代。

州就令總前議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

張亢本傳

公薦舉處士有徐復履尙高潔衍卦氣之法公過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爲占西邊用兵日月無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由是二人同召

東都事略

張俞上言謂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羣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狗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呂夷簡甚重其言

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砦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公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卽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傅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破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敗之

西夏本末

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本義爲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

東都事略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

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士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墜。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兔耳。章旣上。遂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斂兵不敢近塞矣。東都事略

石水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檀答元昊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仁宗思其言。乃以魏公與公爲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韓某范某。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爲然。從之。九朝通略

仁宗嘗語張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旣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爲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爲辯其不然。仁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啓國于鄧。范公適守鄧州。士遜還鄉。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張鄧公傳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佐。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也。魏公別錄

原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隣道。公聞涇原欲襲討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

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卽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爲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葫蘆諸砦。屬羌歸服。長編

慶曆五年三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當罷。其略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長編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參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請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院。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乃降是命。九朝通略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旣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賊界春煖。則馬瘦人饑。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鄴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一臂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宋朝通鑑

公在延州言鄜延路入界北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卽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旣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公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宋朝通鑑

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遂擢元淮江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長編

諫官歐陽脩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下陛最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號爲最曉邊事實錄

給事中參知政事王舉正爲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輔材不宜局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爲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出兵迎賊鬪敵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應官員候逐處軍馬到來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出兵致有輪折其本處官員並行軍法旣而准樞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砦除留定防守城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覓便攻擊如敢以防守爲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砦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二三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尙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往

往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砦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砦中無兵。卽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爲用。臣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降指揮。不敢行下。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擊蕃砦。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卽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剝被虜人戶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襲。被西賊設伏兵。更落姦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多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卽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疎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到邠州。略示兵勢。又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關中人心。奏議。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贍軍田土。并已分物業。典賣破貨。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卽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貨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遍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貨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卽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劄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

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公與歐陽脩爲黨。歐陽公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譴夷簡。令徙乾德。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爲避事。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通鑑。

富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談藪。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爲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弊。遂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各已入急邊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錢。並依舊行使。諸場務。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勅置酒務。後據百姓劉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番。落蕃漢戶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榷酒利。今來殘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只有城中主客二百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月。官自開沽。在市居民。更無營利之地。今算出官本。并官員兵士。請受外。只有淨利二百餘貫。兼城中居民。逐旋離去。久遠不成州郡。遂出榜。並劄與麟州指揮本務。據見在酒貨賣盡日。住行醞造。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

陝西側峻瘠薄。逃田地土。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空納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劄與陝府。

據諸縣逃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錢數。並與除放。今後不得抱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令公探候北界事宜。公上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准備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北戎兵馬未放散間。臣不敢便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鎬商量。指揮將佐。料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公言。諸軍頭等遺文帖。宋舊勅文。應有軍頭等補署文帖。誤被水火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員。勘會詣實。給與公據。如自失墜。卽勒充長行者。公言。軍頭失了文帖。降充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遷補。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算。藏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實可憫。以此苟且和同。不敢鈐轄覺察。手下兵士違犯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失去補署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卽依舊職名。重給公據收掌。別無因依。稱失去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是典解錢物。卽於舊職名。止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貴兵級安心。無致誤犯。

公禁義軍搔擾。樞密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司。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村粉壁。曉示人戶。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起動搔擾。卽收捉赴官。勘斷施行。

公言。天下郡邑事。朝廷從之。降勅署琦仲淹等奏請。公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通鑑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並爲鎮。遂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員。監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析王屋縣。隸河南府。始因參政范仲淹之請也。類苑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略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長編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參政范仲淹奏請也。類苑

公奏言。西人請和。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言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東蕃部。勢窮援弱。自求內附。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聖獎。擢與清班。西事以來。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慎於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實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官錢。兼搔擾人戶。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戶。各有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爲存濟。新兵內貧窮之家。卽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自於本家。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苦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料。情願將來蓋造外。或買到新瓦木者。估價給與解鹽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蓋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乍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公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种世衡。轉諸司。

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佞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本人。非欲鼓激。蓋爲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得世衡之用。奏議及長編。

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檢環州管界熟戶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支與綵絹。角茶。銀碗。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槍。銀交椅。紅纓。紫綾袋。全錦襖子等物。重立約束四件。對衆告諭。尋令蕃部望闕謝恩。率皆喜躍。名臣傳。

公言禁青鹽。欲以困西賊。非困賊之要。卻有所害。會淮安砦捉到買青鹽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火隊掠錢買鹽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聲樂。蓋欲悅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若飲食失所。更禁絕鹽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我師。其買鹽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參詳青鹽條貫。名臣事實。

河東諸處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頻併貧困。祇當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出榜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今日以前。帶卻配賣物色。或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稅。並與放除。仍劄與都轉運司施行。

陝府有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爲送納秋稅不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卻稅戶三百七十一戶。公牒陝府。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倚閣。去年

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戶。亦於隣州送納。免致逃移。毀卻桑產。將來歸業不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遂州。亦請相度安恤。類苑。

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僞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員充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公卽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事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來覲。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公慮恐其失所。卻逃入蕃界。遂牒种世衡等。勘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卽便相度隣近官私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糧食。存濟不得。卻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以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倉支給。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有因修展城郭倉庫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地去處。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官司給還。若無地土。卽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近地段買。

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昭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占卻園地。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遠城側近。並無空閑官地給還。公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估。到王昭瑋等。合支價錢。牒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修營占卻人戶地基。卻令兌換係官空閑地土撥還。卻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庫送納。公言諸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戶見宅邸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兌還。即合給還價錢買屋。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雖准轉運司指揮。今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轉運司。豈得便卻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遂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杖一百。斷遣。所有人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名臣事實

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頻併。例各貧困。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人戶亦自兵興以來。祇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轉運司。依河東例。減放人戶支移。奏議

麟府州崑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並差主戶答戶。祇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陪備。破卻家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祇應不前。公劄與轉運司。并府州崑嵐軍。據見今衙前使院人吏。並仰依鎮戎軍條例。支撥與係官荒閑田土。仍免送納二稅租課。名臣事實

西夏曩宵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

晝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西海清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鑿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旣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旣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人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容齋三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方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卽引去。旣而賊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鬪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東都事略。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噉移團練使十三戶。奉勅於海州住坐。噉移願殺其妻子。自刎死。公差人往石州。勾喚到噉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住。公言噉移歸投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住海州安泊。不惟遠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意旨。卻自刑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其向化之意。則皆爲怨敵。邊害愈深。遂發遣噉移住府州。與田土耕種。准備緩急使喚。及令招喚本族未來蕃部。公節制諸將。勘會自來漢家兵馬。先出只排作一陣。被賊奔衝。便見輪折。遂牒東路朱吉任守信等。候賊

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放令深入。卽計會多著頭項。衝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排布。依然無功。如是被賊守門。出兵不得。卻多寘索梯。從城上夜出奇兵掩擊賊砦。以資勝捷。如違者。當行軍法。施行。西夏本末。

公門客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公尹京。而滕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公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東軒筆錄。

公言關中民苦轉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實錄。

公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爲信。凡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爲漢用。長編。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旣敗。朝議因欲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公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卽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公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尙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員。須令討擊。不管疎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其鄜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

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能兵。亦不復出。實錄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知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通鑑

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狂。鮫綃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曰。真仁人之言也。筆錄

宣和五年。經略宇文虛中奏。故參知政事范仲淹。知慶州。築大順城。爲一路扞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環州。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陽府有仲淹廟。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之法。乞各賜廟額。詔賜廟爲忠烈。世衡威靖。東都事略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此以下係監簿忠宣諸公遺事。忠宣遺事極多。其已見於言行錄行狀者。茲不復載。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言行錄。

諫受金帶。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佑在延安。謂韓魏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談叢。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略。在洛。與富彥國家子游。富氏引墓陳設。從墓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擘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己。監簿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先塋耳。富子歎服。時始十餘歲。過庭錄。

赴官只三檐。忠宣公孫直方。初仕平恩主簿。啓行拜辭。叔翁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起。至於塵印跡。無倦意。家中不見喜愠之色。至是問姪主簿曰。爾行檐幾檐。主簿是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檐。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檐。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過庭錄。

忠宣公元祐間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傑之士。忠宣公亦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忠宣公之意。非有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爲是以獎勵焉。趙挺之奏議。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聞見錄。

忠宣貶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葬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己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

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爲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爲戶部尙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爲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禍。公旣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聞見錄。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實錄。

熙寧元年。司馬光登對。上曰。召還韓維如何。光曰。韓維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皆忠直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

熙寧中。公知諫院。言侍從官。實古九卿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只主判司存。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陳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加賞罰。上與執政議之。以爲當然。丙辰詔曰。侍從官員。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長編。

忠宣嘗言。薛向不可爲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上曰。欲務農桑。如何措置。純仁曰。但當脩風教。上曰。有風教而無政事。如何人肯務農桑。純仁曰。當擇守令。上曰。以何法擇守令。曰。當令近臣薦舉。上曰。朕卽位以來。屢勅近臣舉士。然初不知所舉之當否。欲知所舉之當否。當以何術。曰。當責執政。長編。

蘇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溫又先媒孽之。及面諭。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祕而不出。今乃對衆開陳。且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比先帝。非謗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長編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自爲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質肅與荆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聲苦。時忠宣爲諫官。皆劾之。言荆公志在近功。忘其舊學。富公謀身。過於謀國。曾公趙公。依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日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耳。邵氏聞見錄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純仁將別子。曰。旣別矣。何必復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旣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矣。其喜聞義如此。程氏遺書

徽宗卽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卽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云。豈惟尊德尙齒。昭示寵優之光。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穎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太后震悼出涕。邵氏聞見錄。

元祐元年。呂大防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長編。

元祐元年。詔著作郎范祖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朱勃。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故也。實錄。

元祐八年八月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

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爲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已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事。試言九年之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曰。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時。思量老身也。長編

忠宣公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能改齋漫錄

元祐元年。蘇轍言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備位者也。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實錄

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人憂大廈之將傾。或問游酢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亦嘗因瓘病。勉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加保養。以待用也。長編

范忠宣公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竟死。選調朱勝非云。二府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公在相。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未嘗示恩意於人。本傳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嘗論奸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爲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爲之先。去

姦邪任忠賢。唯先者爲急。蔡確旣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韓縝旣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旣去。乞以韓維補其闕。蓋此天下大任。唯天下大賢可以當之。非張璪已下備位之臣所堪任也。朱公掞集

公元豐八年。爲左諫議大夫。司馬光以公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防賢者進。臣寧避位。九朝通略

紹聖元年。夏四月。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上親臨政。言者爭論垂簾時。公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詔禁約。并錄以進。不從。公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再錄詔以進。且言。今妄爲詆訐者旣多。陛下從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庶得兩便。訖不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通鑑

東都曹生言。范右丞旣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百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耶。談叢

元豐八年十月。韓維言。今聞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仁父子。世爲帥臣。熟知虜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仁入朝。面賜詢問。庶爲詳審。十一月癸亥。以京東轉運使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長編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忠宣公。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中書論辯得罪。忠宣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公遺恩補官。後死。節於靖康之變。事略

右丞純禮。在政府。宦者閹守忠特寵。勢傾廊廟。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手而已。右丞作色吐曰。

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爲寒心。曰。范君必不久居此矣。右丞蓋自如也。未幾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辭。落職知許。尋乞宮祠去。名臣傳。

元符三年秋己亥。范純禮爲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先是吳居厚尹京。專任察視。以刻深爲治。純禮一切寬之。或以爲言。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盡。何寬之患耶。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極。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右輩人情方少安。長編。

純禮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來。先在病告。中書省錄黃不候參假令供職。純禮批勅。謂來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爲。一時爲之聳動。東都事略。

公拜尙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本傳。

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在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本傳。

戶部侍郎竇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聞趙鼎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高者。惟純

粹可及都堂聚議。呂大防亦以爲莫若純粹。他日樞密院又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都堂又召純粹面諭。純粹猶不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辭免。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遣。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曰。延安雖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岩叟又與忠彥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生靈性命。繫一主帥。惻隱此一人。不若惻隱及數十萬人也。

大觀中。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徽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貓。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徽宗又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答曰。當用賢臣。上曰。賢人謂誰。答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使之。遂逐。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澠水燕談

純粹元豐末。爲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爲京東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卽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純粹。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受此膏血之餘耶。力辭。訖不納。石林燕語

章惇貶安置潭州。上諭三省言惇之惡。曾布方對。范純禮曰。惇如丁謂不爲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卽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

純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謂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本傳

元祐中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強葭蘆浮圖朱脂四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高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爲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東都事略

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侍郎爲帥端重有體間諜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本傳

高遵裕攻靈州與劉昌祚爭功欲以軍法斬昌祚昌祚憤恚成疾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叶恐有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不從後果敗長編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爲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卽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爲郡。隋平陳。罷郡爲饒州。大業仍爲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爲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撫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閱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圃間。有周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絲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剏之跡。游賞吟詠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徼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

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丘。壓延慶杭越蘇潤青潁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羗。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棄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慶朔堂

慶朔堂公之所翫也。在州圃之北偏。左瞰蜀錦。右連流杯。前古春香虛靜。傍對湖光。四望直見清心。退思以正。設廳儀門之道。基平而棟隆。勢巍而氣壯。公之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將以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政令。儀乎古諸侯藏朔焉。所以題之曰慶朔。而且親植花卉。欄爲二壇。公旣移潤。是以作詩而紀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公景祐三年八月三日到任。五年正月十三日移潤州。年年憶着成離恨。祇託春風管勾來。後之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于石壁。度支員外郎提點鑄錢魏兼使君去後。堪思處。慶朔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爲誰開。職方員外郎知饒州畢京花木還依舊。徑栽春園不惜爲時開。幾多民俗熙熙樂。似到老聃臺上來。詞部郎中提點江東路刑獄公事陳希亮。弱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時開。主人當日辜眞賞。魂夢還應屢到來。供備庫副使同提點江東刑獄公事曹涇。池館名花舊日栽。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噫。世之人常以絳之園亭爲最。而鄧之百花洲。抑爲其冠。若錢塘有美。烏程碧瀾。瑯琊醉翁。貴池弄水。率爲士大夫之所矜愛者。然以公之慶朔。名著乎建康。廣信。雖愚夫稚子。莫不知尙頌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澤。流播于風俗間。安及於此哉。

蜀錦海棠

公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今堂之東南隅。有海棠二樹。東西各一。夾植於小徑兩傍。說者皆曰。公之所栽也。得無詩之謂哉。公去饒。殆六十載。度其高已丈餘。而蟠結之陰。復四五尋。春陽之布。如錦綉然。元祐末。太守鄒公軻。惜其無臨賞休息之所。遂築亭其後。題曰蜀錦。蓋海棠本蜀植也。而花開猶錦綉。推而名焉。殆非愛公之流風遺澤。而充擴自栽之句耶。

郡齋

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爲繁劇之郡。民頑好鬪。吏狡多梗。公下車。興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壹以愷悌。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城鬢似絲。公自河中府通判。移陳州。後爲右司諫。出知睦州。後徙蘇。又知饒。是三專城也。齋中蕭灑。過禪師齋之存。今有養正堂。及默軒。養正默軒之名。得非過禪師云。每疎歌酒緣多病。公守饒。飲宴有節。然寄居過客。無不得其歡心。不負雲山賴有詩。公守饒。多歌詠。今之所有者。有郡齋卽事。慶朔堂。芝山寺。五老亭。及題昇上人碧雲軒。并贈御賜名道士鍾惟靜。傳神道士程用之。二絕句。凡六篇。半雨黃花秋賞健。郡有提點鑄錢司廨宇。廳之傍有一亭。盡種菊。時提點魏兼。與公劇相得。其亭名菊香。公爲之作秋香亭賦。黃花之句。得無意於是乎。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後之爲守者。以饒之繁劇。雖窮日力。常懼其不治。公處之有方。而民樂於愷悌。每閱公郡齋卽事之詩。必跂仰而談公之優游於政也。

春香虛靜亭

春香虛靜。分峙慶朔之前。與二花檻並列。傳云。乃公之所建也。慶朔之舊。常爲宴賓之憩焉。樂旣作於庭。

而卉木環抱。得二亭揜映。真娛樂之趣也。求公之措置。豈獨政事而已哉。雖應接細務。必有法度。而爲後人之矜式。良足書也。

九賢堂

州之後圃有堂焉。四壁間。圖陸襄虞。溥二內史。梁文謙。周魴。二太守。并柳莊。儀同。馬植。常侍。李復。刺史。與顏魯公。暨公凡九人。因攷郡圖經。若陸襄。虞溥。梁文謙。周魴。柳莊。馬植。李復。俱以賢牧稱。魯公止載於樂平縣。乾元初。被中丞唐旻誣劾。降知饒。而雪程小娘。遭寇屠害父兄事。不廁於賢牧之列。何賢者難得如此耶。國家自開寶。迄紹聖。六十有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惟公一人已矣。信夫。人才不世出。而公之仁德惠澤。非尋常侔也。惜乎。基隘而屋庳。土墮而像泯。余逼於受代。不得從容而新之也。且命之曰九賢。復錄其始末爲記云。噫。建康古名郡。府之後圃。有瞻儀堂。繪像者近百人。人率爲之讚。然明其新舊年月而已。猶饒之廳壁記焉。安如九賢之必以德乎。

五老亭

五老峯。廬山之勝也。饒去江。殆數百里。而州北芝山院。危坡屹起。晴霽間。可以瞰焉。公下車。憐其可觀。乃作題芝山寺詩云。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寺去州城止。三里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迴偶臨西閣望。五老在寺之西。五老夕陽開。寺僧遂作五老亭于危坡之頂。饒之人寒食以芝山爲踏青所。至者必曰范公五老亭也。

碧雲軒

碧雲軒。芝山寺海會堂後之小軒也。外瞰危石。中鑲幽檻。軒簷之庭。栽列花木蘭蘆諸藥。似有高人達士。趣嚮。公守饒時。有昇上人占居此軒。公每到寺。必適其處。愛其閑寂蕭灑。常爲之留題。曰。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澄霄半牀月。淡曉數峯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公移潤而饒人。矜公之詩。有以二南名者。蓋見公之辭騷雅。且名重當世。足以爲後人稱想。有以然也。今之人。纔遊芝山。莫不尋繹其所。以閱公之詩榜焉。噫。鄱陽境上。如德興之聚遠。餘干之于越興。薦福之澄心。開福之寒林。幾二千首。獨公之詩。爲士大夫所膾炙。而饒人惇尙之。非公之名重當世。而政著於去思。何以臻此耶。

寶福侯禱雨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于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公守饒。凡民間旱。卽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之所徙也。且州之民。邵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公一日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霽於人。於是令移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干僧寺。暨元豐庚申。太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霽霈沾足。遂狀其感應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爲寶福侯。淵之奏陳。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尙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文筆峯硯池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脈連秀。抑爲儒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爲文筆峯。目其湖爲

硯池。且曰：二十年後，當出狀元。逮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之沉幾遠識，良足書也。

州學基

公所謂妙果浮圖，爲文筆峯。東湖爲硯池，而郡學之基，乃占文筆硯池之中，而公指之也。然其常州城之巽地，周環枕湖水，長堤數里，林木揜映，坡麓森爽，學旣建而生徒日盛，榜榜有登第者，多巍科異等，信夫公之興剏，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爲典刑於後世者也。噫！饒之學，自晉虞溥作教諭，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爾後零散，儒風挑撻，由公遷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惠，豈尋常之比哉！惜乎公去之速，未及建立，而規模不甚宏，齋宇不甚整，迄今見者之歎惜，而學者之歎念焉。堂之上，所以置公之祠，而朝夕瞻敬者，蓋不忘公之指擇也。

秋香亭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于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煉回，山有嵐而屏蠹。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冷弗夭。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緩汎遲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醜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寧。范文正景祐間，罷天章閣待制，守鄱陽，爲提點鑄錢魏侯作此賦。公

賦之就。攷其景趣。求其意思。宛在目下。公之製作。信非苟成也。必其成法。以矜後世。古人云。賦體物而瀏亮者。乃公之所能賦也。今其舊址。雖易爲征官所居。而提點之別廡。於大廳之東偏傍。猶以秋香名。是不忘公之所愛也。元祐癸酉。太守鄒軻。閱公之舊址。而看經院之南。芟剗蕪穢。修平坡壠。剏以廊宇。以發公之所用心。不幸鳩工而亡。得無公之遺事。在人而不衰乎。

三祠堂

漢晉而降。迄于聖朝。守饒者。無慮千餘人。今之立祠祭享者。止公一人而已矣。信乎。公之德澤惠愛。遠出今古。而爲民去思也。且饒之所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講堂。凡三處。春秋祭賽。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修敬不絕。若講學堂。每遇上下釋奠。亦具禮祝公之功德。豈數百歲而泯耶。愚以召棠歌頌比焉者。蓋適於此也。

長沙王廟記

長沙王。迺吳王芮也。東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繁。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卽今所治。立長沙廟。貌得非緣於此哉。且饒之爲國。殆千餘年。而廟不立。公之守饒。始建焉。然公之窮古尙德。好賢樂善之心。豈尋常人也。今攷諸碑。而刻其傳贊。以歲月列公之名銜。復命提點鑄錢。魏兼篆額。且使賢令嗣監簿純佑。書公之遺跡。尤足矜後人也。

遺跡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雖召公之德教。明於南國。亦足見人心天理之所在。盛德至善。果能使民之不能忘也。文正公之勳德。被於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後人皆爲立名號。建祠宇。以示不忘。迄今三百餘年。敬慕猶昔。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於此見窮天地。亙萬古。斯民好善之心。猶一日。第患在上者。不能以善政感發之耳。是故勢力非所以服人。貴富不足以傳久。惟盛德大業。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觀者其亦有省於斯。

百花洲在南陽。公集有答王叔源憶百花洲詩。洲上有文正祠。黃山谷先生嘗游百花洲。謁文正公祠。有詩。

東溪書院在澧州。初公幼時。侍其父朱文翰宰安鄉縣。讀書此地。後爲文正公讀書堂。寶慶丙戌。知州董與幾建東溪書院。

西溪書院在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初公監西溪鹽倉。築捍海隄二百餘里。人懷其惠。旣爲立廟。邑士姜國英復請于官。中書送禮部議。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忠烈廟在慶州。宣和中。宇文虛中爲慶帥。建與种世衡同祀。公廟號忠烈。世衡廟號威靖。

景范樓在鄧州古牙城。公嘗知鄧州。邦人思之。建景范樓。

思范亭在廣德司理廳。詳見孫莘老詩。及汪浮溪樓鑰祠堂記。

清風橋。在潤州。公知潤州時所建。

范公柏。在番陽郡學。凡十八株。俗傳公遺言。柏及地。則吾再出。今柏枝去地。不及二尺。

嚴子陵祠堂。公知睦州日建。以祠子陵。今爲釣臺書院。內有公祠堂。

讀山。在池州青陽縣東十五里。長山。公幼讀書之地。人名之曰讀山。後建文正祠堂。池人以公隨所養父。

淄州長史朱文翰之長白山。非讀書於長白山。所謂長山者。乃在此。而非淄州之長山也。紹定二年。池

州郡守丁黼記之。有辨甚詳。亦未暇考。

平江府文正公祠。宋咸淳間。太守潛說友建。撥官田以供祠事。旣成。以聞于省。依所請。其東爲范文正公

坊。其西則文正公故宅。喬木森蔚。巋然故家。其南則爲范家園。有石刻。太守李大異書。國朝至元初。平

江路學官衙中。皆帶提督范祠。祠設教諭。至今每歲春秋二丁。郡官致祭。臺省諸司官。因事按吳者。皆

與祭。凡達官顯人過吳。必拜謁祠下。其題名具在。

吳郡學。本文正公南園也。公以南園爲郡學。後公仲子。持節按吳。復加增廣。至今郡學爲浙中之最。學有

文正公祠。以范氏子孫一人爲主祠。

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爲奉祠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吳中子孫。亦常遣人

至洛陽致祭。其寺僧亦常來吳。

褒賢顯忠禪院重修法堂記

奉議大夫前同知歸德尹事賜紫金魚袋蔡如撰并書

昔佛成道。坐於菩提樹下。化力風行。峯象頭山入王舍大城。瓶沙王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爲佛寶舍。伽藍之興自此始也。漢明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于殿庭。乃遣蔡愔秦景使大月氏。與攝摩騰竺蘭遇焉。二沙門入于洛。獻釋迦圖像。并諸經。於是肇有寺於洛城。佛法入中國自此始也。由漢至唐。由唐至宋。悉加崇奉。故此禪院創自李唐。初名法會。宋元祐間。范文正相公得請于朝。改號褒賢顯忠。經靖康亂。法堂火災。有慧照大師福渙來住。斯刹四方敬信。徒衆歸依。時河南初定。人烟稀少。師乃振錫渡大河。登太行。抵金臺。勸化鄉黨。仁彥智夫。得金以歸。命工伐木造瓦。重建法堂一所。水磨兩盤。修葺弊漏。煥然鼎新。招來客所。廣闢田疇。倉廩實矣。齋粥衍矣。梵香芬藹。法喜禪悅。嗚呼。無慈悲之德者。昧於苦樂。不能興是事。無喜捨之心者。著於慳貪。不能結此緣。無穎悟之識者。樂於小法。不能成此大。惟師脩行四無量法。惟師參悟佛光真諦。是以名達天庭。禮納使相。住持向太后功德寺。太觀宣和間。聲名籍甚。今行年八十有七。而能辨此一大事因緣。可以見其平昔之志。丁卯仲冬。師來訪知足居士。曰。本院修造於皇統乙丑。至丙寅仲夏畢功。未有爲我記者。敢請居士爲記其事。以示後人。居士唯然。願樂書之。皇統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記。

住持傳法慧照大師福渙立裴卞刊。

尙書禮部牒准元祐三年月日辰時到部

門下省。送下中書禮部奏准都省批下。太中大夫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范純仁狀。近奉旨。授尙書右僕射。合依例置度僧。追薦先祖。純仁先祖母及父。墓在河南府河南縣。有功德褒賢禪院。今欲乞

兩遇節於本院。添剃度行者一名。□祖以上。並葬蘇州天平山白雲寺。亦乞兩遇。□節。添剃度行者一名。其兩處。□每一年度一名。申尙書省。伏乞依例施行。狀前批送禮部。奉乞請一依指揮施行者。右下褒賢院。仰一依前項禮部牒內旨。指揮施行。元祐三年七月初三日。范文正公既葬。而墓隧之碑。乃立。嘉祐元年。仲兄右丞相時爲著作郎。以國朝故事。大臣塋所。恩許置寺度僧。遂請于朝。願以彭婆鎮舊法會院。改賜名額。間歲聽度一僧。以嚴崇奉。朝廷從之。元祐元年。仲兄進貳樞府。三年。乃登相位。兩以例恩。皆得增度僧數。它日。院之度僧道。因請以始末。詔旨刻諸石。余旣許之。又爲書其所以然者。元祐四年。□月六日。左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慶州軍州事。范純粹記。

至大二年四月。七世孫邦瑞。遣八世孫國雋。宗俊。宗是。賚江浙行省咨。咨河南行省。河南省劄。付河南府路。委自同知徐景儒。率屬僚詣墓。加禮致祭。

先文正公墓下祭文

昔吾范氏。始於陶唐。根深固。奕葉流芳。漢有清詔。郡國流行。唐有春官。鳳闕平章。世家河南。譜係甚詳。咸通以後。一枝渡江。爰居度處。闔閭舊邦。麗水哦松。誥牒猶藏。子孫保之。爲今甘棠。四世而後。文正挺生。少長北地。卽家穎昌。學問淵海。聞望珪璋。條奏十事。嘉謀孔彰。昭陵注倚。國之棟梁。四子顯貴。悉稱元良。監簿忠宣。恭獻侍郎。封胡羯末。華萼相光。父子勳業。巍巍煌煌。具載信史。代曰無雙。化窮數盡。玉藏洛陽。佳城鬱鬱。拱木蒼蒼。炎運中微。紐解皇綱。地維云絕。南北異疆。市無寧居。後昆徬徨。離湯沐之故邑。不復敬止於梓桑。別祖父之先塋。不克時奉於烝嘗。狐兔得以出沒。荆榛從而蕪荒。多歷年所。幾易星霜。丘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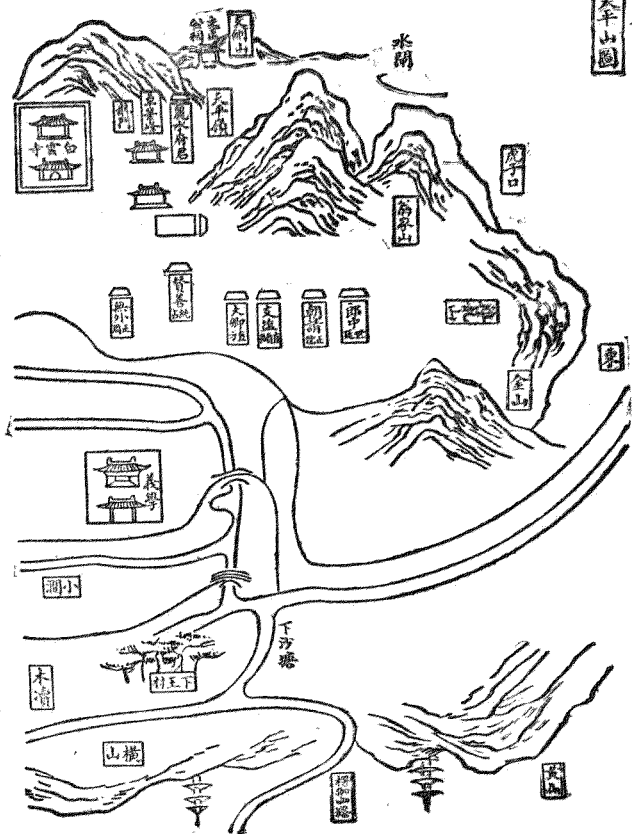
寥閭風悲白楊。瞻望弗及。念切羹牆。坤軸旋轉。咸歸職方。車同軌轍。衢出康莊。展敬松楸。匍匐踉蹌。恭拜墓下。我心則降。目想英靈。如侍其旁。有肴在俎。有酒在觴。幽冥感格。歆予馨香。福我後人。地久天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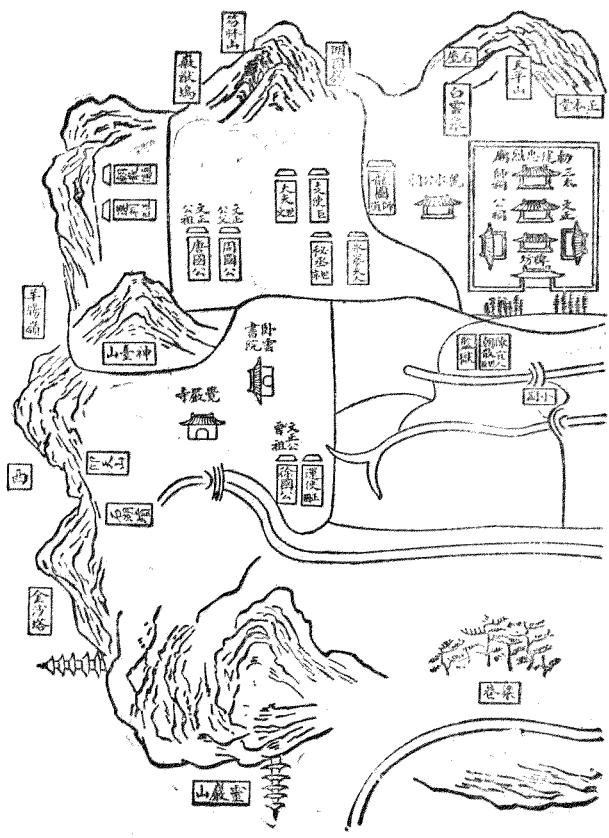
歸拜辭墓文

某等。自高祖曾祖祖父。不獲拜省。始祖祖禰墓域者。又四世矣。抱恨終天。齋志而歿。勢使然也。時使然也。奈之何哉。今則天道好還。地軸旋轉。南北坦塗。離而復合。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某等匍匐至此。恭拜墓下。翦其荆棘。上以慰祖宗屬望之靈。下以盡子孫追遠之責。先憂後樂。不墜成訓。至若徼福後人。悃悃已露。不敢再犯瀆告之戒。祀事告畢。言還言歸。回塗寧止。不能無望吾祖宗之默相也。敢告。

吳中遺跡

天平山圖





天平山在吳縣西去吳郡城二十七里其山峯巒峭拔石皆卓立與他山絕異其山上有龍門頭陀巖五丈石蟾蜍石龍頭石穿山洞卓筆峯飛來峯半山亭小石屋大石屋烏龜石釣魚石臥龍石照湖鏡等石。

白雲泉在天平山間泉色如乳四時不竭以烹茗甚佳泉側有石刻白樂天詩文正公及蘇子美俱有詩泉之上今爲白雲亭喬木環合高據重崖俯見平野數十里間如指諸掌橫山諸峯羅列面拱誠佳致也。

白雲寺在天平山下右石刻刺史白居易詩慶曆四年文正公奏本家松楸在此實籍此寺照管請賜額爲白雲寺蓋以白雲泉而名也寺有無量壽佛閣住山僧遠禪師嘗與忠宣公登其上講經。

乾道丁亥汎舟遊山錄

周益公

五月丁亥早范至能顏休文相別於閭門外唐致遠聯舟遶城望姑蘇館而過八里至橫塘又數里至黃山又數里過木瀆遂至靈巖院至能走价送薰香松黃新茶其簡云來日登天平頂攀援至遠公亭及諸石屏處白雲泉在水品其色凝白蓋乳泉也張又新以虎丘石井松江在第三第六而下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別之向壽老欲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寺右上山路傍有石龜極形似向亦有名近無知者忠烈廟具有文正已下畫像挂壁謁之丙辰早升小車過天平下嶺甚峻約數里至白雲寺圖經云唐寶曆二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遠錄公道場今爲范文正公功德院文正父祖墓山下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君玉蔣希魯詩刻欲同致遠登山而腳力頓疲難之然思至能簡中語恐遺恨它年遂奮衣右轉而

上酌白雲泉。甚白而甘。躡石磴。至卓筆峯。峯高數丈。截然立雙石之上。附著甚甌甌。疑其將墜。餘如屏如。蟲或插或倚。備極奇怪。行十六七石。愈衆而力愈憊。迺循左徑。訪石屋。三面壁立。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覆之。又下至飛來峯。高二丈。上銳下侈。微附磐石。前臨崖谷。茲其異也。又東下。遠公菴。一名望湖臺。正直寺後。又下至五丈石。亦閣石上。次至頭陀巖。有蓋斜蔽之。次至龜石。脊勢隱起。名不虛得。此山大抵皆石也。瑰形詭狀。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倦。又當暑。不能窮其巔。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況游客乎。歸寺欲拜文正及四子畫像。坐待魚餚。移時乃至。明日蓋文正忌辰也。

跋龍門二大字

天平之龍門卓筆。殆似造物者特爲范文正公而設。溯西提刑盱江包恢。請史校勘桐江楊德藻作。

游天平山記

中吳之西山。天平山爲之長。實爲吳鎮。原隰環之。江河絡之。其上多怪石。如斲冰。如瑠木。或立或僵。或如介夫。或如奔馬。不可名狀。其木多松檜。有泉出焉。曰白雲之泉。瀉於蒼崖。激於巨石。注於絕澗。其聲如鳴玉。其味甘冽。是山也。范魏公之祠在焉。其祀用中牢。魏公吳人。有施於鄉黨。德義至厚。旣死而不歿。故鉅公名卿。高人韻士。經由是邦。莫不肅拜祠下。顧瞻遺像。而仰其休風。夫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川媚。况德義所加。丘陵林麓。有不增其高。而發其耀者乎。故茲山之勝。抑其亦以其人也。至元再元之歲。冬十有二月。江瀕行省參政李木魯公。徵拜翰林侍講學士。於是郡守濟南張公。亦拜吏部尙書。趨朝有日。適相遇也。班荆語舊。借遊是山。謁魏公之像。臨白雲之泉。翰林各賦詩七言四韻。九思等屬而和之。新除教授。

紹興路儒學范文英靜翁。魏公八世孫也。主奉祠事。奉觴爲壽。而請曰。翰林擅詞宗於當代。尙書被遺愛於中吳。雅道允叶。嘉會難逢。不載以文。何以示後。請爲之記。將刻諸祠。翰林以命九思。固辭不獲。因道先生遺德。山林勝概。而附以茲游之歲月焉。翰林名紳。字子輩。尙書名基。字淵仲。同遊者。平江路總管府判官楊時舉。思明。推官王大有。廷秀。經歷王諫。仲正。知事伯都。彥實。儒學教授蔣伯昇。進之。玄明。通道。虛一。先生趙嗣祺。住持白雲寺。沙門淨標。爲文者。奎章閣學士院參書文林郎柯九思。

義學去天平山一里餘。外有孔子廟。內有文正公祠。左右設敬身知本兩齋。中爲清白堂。詳見陵陽牟先生義學記。

太師墳。文正公祖父唐國公周國公所葬。在天平山之下。其穴主天平正峯。以秦臺山爲外門。以橫山爲遠。按環抱拱揖。形勢甚奇。按王氏語錄。徐忠翊嘗遇一好山水。心期爲公相之地。意謂我方以術求售。於時待其克應於幾十年之後。孰若待應於不數年之間。則人信向。我方身享其利。故必擇人與之。不肯輕畀。且如公相之材。非里巷所有。必於輦轂之下。四方賢英畢集之地。求之。寓京師七年。始遇范文正公。以品官詣禮部。徐識大貴也。欣然以地圖授之。范謝徐以相見之。晚適先柩已塋四年矣。慕徐名術。發圖視之。則形勢向背。全類其所塋之地。其地名又合。范遣价約徐同往觀之。其穴法之高。下向背。皆與術契。惟窆堂太深。猶是俗術規爲。卽斷曰。公相當自此生已。生者去公相一間耳。歸而與范曰。足下優游。致身於參樞之地歟。然范嘗吟中秋月詩曰。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事皆默契。後范子果拜相。卽堯夫也。

秦臺山。在天平山之右。大石巉峯。上刻秦臺二字。俗傳秦始皇游會稽。嘗到此。

太師墳。公會祖徐國公所葬。在太平山之南。正與靈巖山相對。

無外居士墳。在白雲寺前。居士亦文正諸孫。卽作元夕寶鼎現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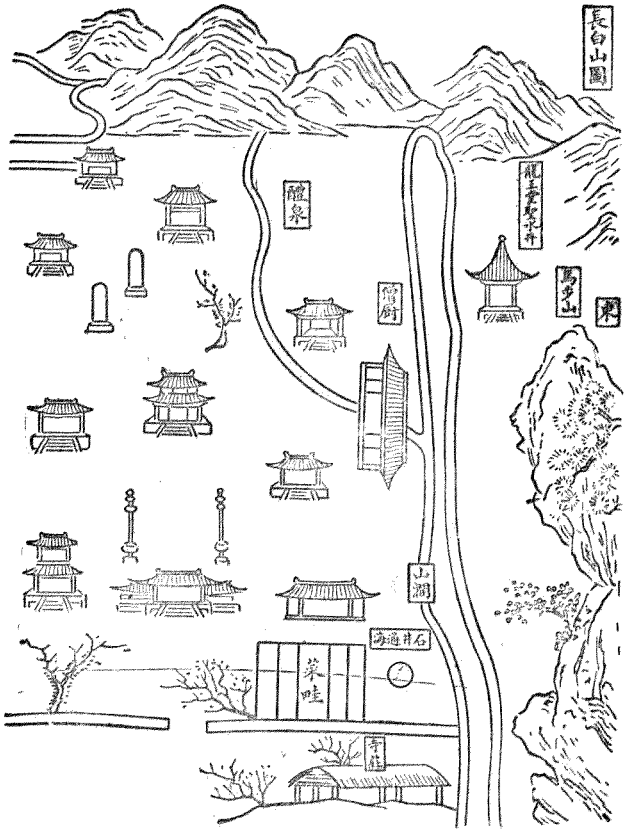
范文穆公石湖先生墓。在太平山之西南。有覺巖寺。爲奉祠之所。文穆公居石湖。而葬於此。意欲自附於天平之范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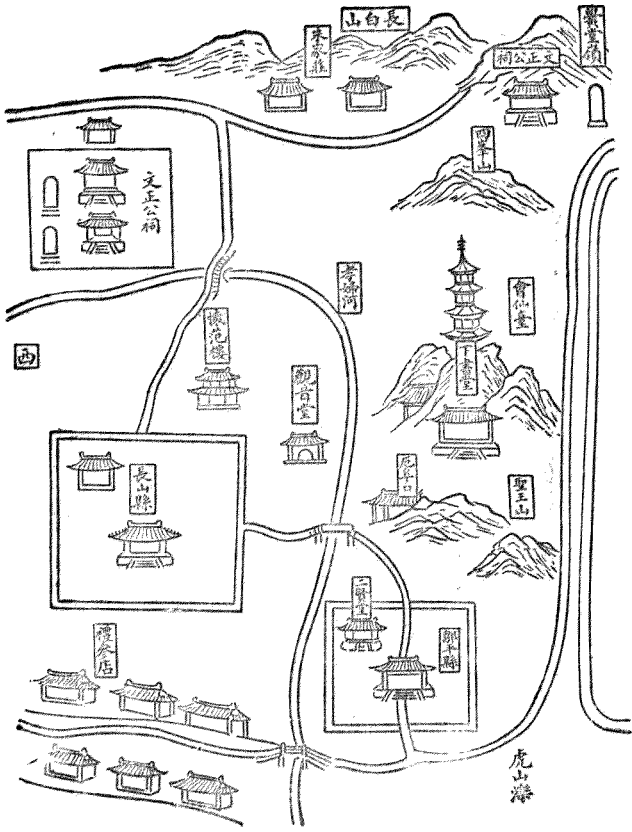
吳縣忠烈廟。在白雲寺之右。宋南渡。慶州隔絕。置忠烈廟於此。至今每歲郡官致祭。凡名公鉅卿之來吳者。多詣天平。謁拜廟下。

臥雲書院。在太平南三里。有怪松屈盤於地。偃蹇數畝。極爲奇古。俗名眠松。旁有石刻盤松二大字。篆文字畫甚古。上有臥雲書院。范氏建。內有文正公及狄武襄公遺像。

白山遺跡

長白山圖





醴泉寺。在長白山麓。文正公未第時。讀書此山。大德癸卯。寺僧德榮。始塑公像。寺中中菴。劉敏中有詩。遺德榮刻諸石。

懷范樓。在城東南。南望羣山如畫。至元癸巳春。縣尹濟南安承務重建。刻其詩。及移名人詩石於其上。覺堂嶺。在會仙山之南。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名。其上有上書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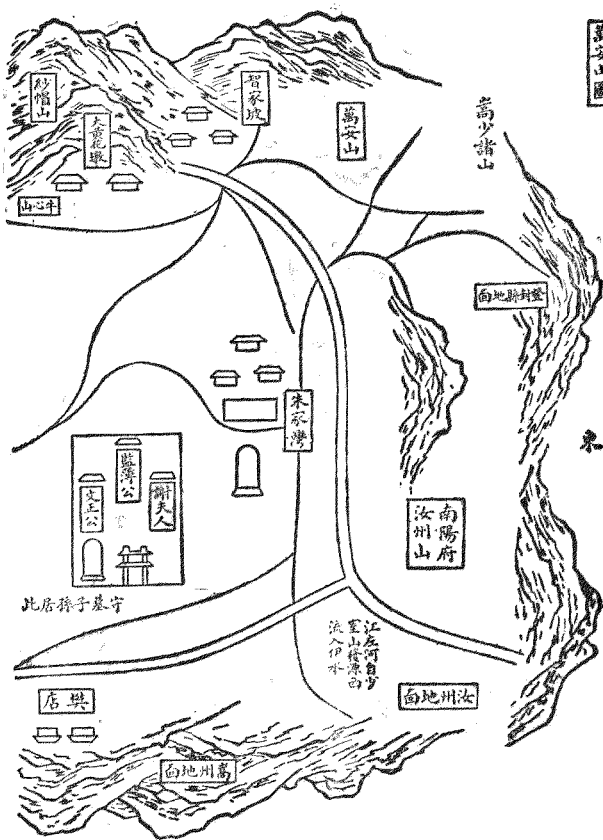
下書堂。在覺堂嶺南十里許。按劉仲元記云。傍鄒邑山也。覺堂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峰委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峯壁立特起。蒼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爲文正范公之別墅也。又按魯昌祖創修祠堂記。覺堂嶺。徑北十里許。會仙峯之巖。公之下書堂。遺龕在焉。工部侍郎賈侯之莊。在茲山之下。仰公之德意。欲創起祠堂於山之麓。先出楮幣三十七貫文。以助工役之需。監縣房侯唐卿。未登仕版時。慕公之爲人。常有慷慨感歎之心。斯任之來。斯事正符宿昔之願。勇於爲義。黽勉從事。無時或怠。鳩工買材。經營之際。縣尹石侯。縣丞成侯。主簿丘侯。典史王國昌。同心合助之。或曰。山麓荒蕪。祠堂雖就。恐爲野火焚毀。樵牧戲踐。祠成乏香火之供。反爲不敬。何以勸善。盍若少北二里許。醴泉寺之巽隅。高平爽塏。興蓋若何。侯曰。善。仍以都目趙鑑。弟趙銓。孫克敬。督其役。興功於大德庚子秋七月。至大德辛丑夏四月落成。堂宇壯麗。儀形儼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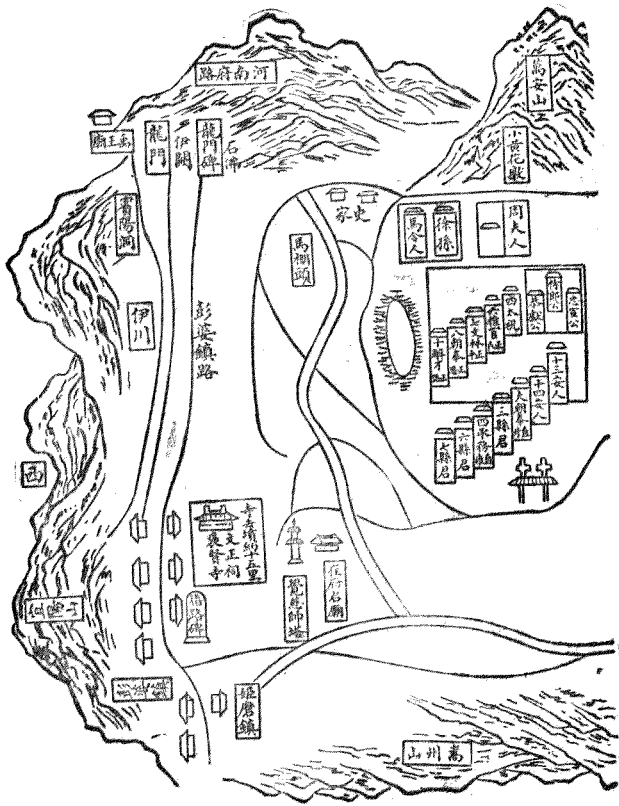
范公泉。在青州洋溪。皇祐中文正公帥青社。有德於民。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詳見任城王所撰記。

文正公祠堂。在長山縣。治平三年。知縣韓澤建撰記。

洛陽志

萬安山圖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越四日甲辰。奉議大夫河南府路達魯花赤也先不花。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鼎。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鉉。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知事劉臣源。河南府路照磨胡欽祖。茲以故宋太師魏國文正范公八世孫文英。謹遣男廷方。不遠數千里。省墓洛陽。且復侵地。某等仰公德澤之深遠。感公裔孫之不忘其祖。而媿吾有司弗克戒約。毗隸之無知者。因以潔牲清酌之奠。爲文以祭曰。惟公學貫天人。材兼文武。濟貧活族。德澤過於晏嬰。出將入相。勳業擬於伊呂。惟昭代之尙賢。嘉不茹而不吐。爰肇崇於祀典。實名教之有補。何毗隸之無知。卽丘墳而敢侮。壤樹暴於斧斤。域兆鞠爲禾黍。犯彝憲而不卹。徒昏頑之是怙。屬裔孫之來斯。增有司之媿負。認異代之松楸。復侵犯於強禦。戒樵牧於晨昏。謹封藏於終古。倘彼毗之不悔。其斯言之是睹。致薄奠以陳詞。覺汗下之如雨。尙饗。

祭丞相忠宣公

維公世濟忠直。名昭日星。眷茲洛土。有崇其塋。彼毗蚩蚩。恣爲盜賊。旣伐松楸。又滋稼穡。神雖未殛。法實難容。裔孫戾止。爰復故封。凡百丘壠。莫之敢廢。引公父子。有功於世。戒飭禁約。責在有司。繼今以往。孰敢弗祇。崇酒於觴。登肴於俎。神其監之。永安終古。

范氏復祖塋記

天台陳基撰奉訓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幹勒海壽書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丁元篆額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天平山。至公之薨。始葬洛陽萬安山。母夫人謝氏之

兆。其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焉。中更靖康之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河北嚮流涕而已。我世祖皇帝混一四海。列聖相承。誕敷文德。而尤惓惓焉。致意於古今忠臣烈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祇奉中牢。致祭惟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卽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大中八世孫國俊。僅一至其處。同知徐君景孺。爲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又三十九年。爲至正七年。國俊從弟。將仕佐郎文英。謂其子崑山州教授廷方曰。嗚呼。自陵谷變遷以來。故家喬木。零落殆盡。吾子孫幸生聖明。以孝治天下之時。憑藉餘澤。食有義田。居有義宅。教有義塾。凡養生送死。可以無憾。而祖宗二三百之丘壠。所恃以爲藏者。鞠爲芻牧之區。徐君所封。亦已侵削。尙安在其爲子孫哉。洛陽土風。號爲近古。豪民無知。可以德化。不可以力勝。吾聞御史幹勒君允常。居里第日。以吾先文正公濟貧活族之仁自勉。而僉事李君公平。分應於洛。又傳執筆而爲公之傳者。誠以狀白之。必有以矜吾之志也。廷方卽日具資糧屨屨。不遠數千里。致其父之命。於是李君首出俸金。爲之倡。幹勒君率鄉黨。與同知郭君文鼎。判官董君鉉。奉牲幣。爲文以祭於墓下。所謂豪民之無知者。觀感而化。卒復徐君所封之舊。而其地以畝計者若干焉。旣繚以周垣。益以樹壤。又築室六楹。俾其甥趙氏廬其上。甫竣事。以基嘗與觀籩豆玉帛之盛。使書之於石。竊惟文正公以間生之氣。王佐之才。致位將相。爲宋宗臣。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平。故其少而肄業。長而從政。所至之地。遺愛不忘。率繪像以爲祠。刻銘以頌德。顧是寇是窳。在其父子。平生宦居衣冠禮樂之鄉。而使斧斤耒耜。日相尋於其中。豈國家尸而祝之。以待先賢之意乎。繼

自今茲爲子孫者。如文英之不忘其本。處里閭者。如幹勒君之推尙古道。居風紀者。如李君之知所勸相。爲有司者。如郭君董君之克恭所事。則萬安之松楸。將人人爲之封殖。益久而不廢。尙何斧斤耒耜之患乎哉。公父子世濟忠直。太史有傳。神道有碑。家乘有載。茲不敢以瀆書。書其復塋歲月。以爲方來告云。是歲丁亥十月丙子。謹記。嘉議大夫河南府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張明遠。奉議大夫同知河南府路總管府事郭文鼎。承直郎河南府路總管府判官董鉉。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總管府知事劉巨源。河南府路總管府照磨胡欽祖。昭勇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察罕帖穆爾。昭毅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都萬戶失里伯吉。從仕郎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經歷兀納罕。知事郭仲禮。提控按牘趙璋。儒學教授丁士恆。學錄蔡世責等立石。

西夏堡寨

陝西五路之圖



此下係是
銀丹之界

東

河東南路界

潼關

華岳

盧氏

華陰

華州

鄭

洛南

未陽

黃河

坊州

朝邑

邠陽

朝邑

朝邑

朝邑

朝邑

朝邑

朝邑

朝邑

朝邑

朝邑

朝邑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宜君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孟門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橋山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洛川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鄜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寧州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砦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蕃賊至此。公遣張建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肇部領軍馬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部領蕃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却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脩此砦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砦。不與追逐。其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

定邊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臧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砦。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並權住入中白米。却告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寨。

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莊在岢嵐軍火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兼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共脩城砦。

東關城在岢嵐軍水砦外。公以岢嵐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修。令人戶耕種住坐。續修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谷端正平等要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三坐。

筆築城在秦州田况嘗請修築。公奏乞依田况所奏。早賜指揮。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蔣偕燒蕩其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修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又東北廢却承平南安長寧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修寬州以禦東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可西賊圍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丕諒宋良同往鳳川相度得本寨東烽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脚下有好水泉。可以置砦。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修砦城分擊街巷。修蓋軍營倉房草場解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火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鎮七族人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塞門等砦。惟此一處最爲控扼蕃賊。牒監修官相度一併下手。修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爲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爲軍。以康定爲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爲之屬。建倉放營房。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襲禮將帶匠人往鄜修展城牆。高一丈。底闊四尺五寸。面收一尺五寸。蓋馬棚瓦舍三百間。繫得馬二百疋。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修露圈二十八箇。計度到二萬九百九十

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川縣爲延川城云。彼中人烟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邊。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城牆低下。壕塹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雇人夫修築。

細腰城。公令蔣偕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定邊砦三十七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六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遠近。所修城寨。地主并側近蕃部。元屬環州。兼本是環慶路。擘畫修建。兼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城定邊寨之間。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卽須定邊砦與細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差周美。郭慶。楊麟。部領延州膚施兩縣人戶。并廂軍修

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修築敵樓戰棚。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爲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人夫修築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修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河云。初修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爲之備。畢工之後。只銷得二十人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修之。以其去水泉稍遠。朱吉种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修一山寨。

栲栳砦在延州北八十里。嘗爲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興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修鶴子城。公差殿直楊麟興工。麟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遂差推官何涉與胡繼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書按山上。修築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委是要害。只差本族熟戶人工。官給口食。并差廂軍三百人。往彼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那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人興修。

義蓮鋪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駱駝牛騾。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嘗因朝臣上言減廢。公嘗與明鎬至此。軍馬疲乏。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鄜延路最爲屯兵去處。日有軍馬。及使命過往。遂牒延州。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卽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卽於新店牢山止宿。葫蘆泉。在環州定邊砦。與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之間。爲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公嘗言能進兵據葫蘆泉爲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服明珠滅臧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建立義莊規矩

范忠宣公奏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勅條。本家難爲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無依。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勅旨。右奉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劄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押。

文正位

勘會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賜給宗族。德澤至厚。其始定規矩。雖有版勝。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指置。可爲永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墮廢。今盡以編類刻石。置于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卽臨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實支。每口

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卽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晝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拘轄。

簿頭錄諸房口數爲額。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七十七陌下。並准此。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吉凶錢。

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歲以下。

喪。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卽於義田米內。量行

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餼糧。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熟。椿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卽凶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卽先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卽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卽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糶貨。椿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卽至秋成日。方得糶貨。回換新米。椿管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卽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弟。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斷。

一、諸位子弟內。選會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貫以上。卽每石卽支錢一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爲衆所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諸房量力出錢。

以助束脩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而侵隱者，給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保明，各具不可保明實狀，申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尅除請受，謂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請受之類，至納米足日全給，已尅數更不支，有情弊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謂如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支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者，自依規給米。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掌管

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位保明詣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修者

聽之本位實貧乏無力修完而屋舍疎漏實不可居者聽諸位同相視保明詣實申文正位量支錢完補即不得乞添展舍屋。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圓備方許給給訖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根尋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文正位候得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文正位指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絹錢助贍衆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爲口數給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保明同申文正位本位有妨嫌者不同申雖已申

而未得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關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不得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三右丞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爲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位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爲受理。許諸位徑申文正

位。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其大觀元年七月以前。已收養給米者。不得追訟。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五侍郎及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位覺察。勿給。卽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文正位。移

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兌賃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窒礙者。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

年中書劄子所坐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誅夷。輒瀝誠悃。仰干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諡文正。臣仲淹。奮身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爲傳遠之計。自慶曆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贍同姓。創定規矩。刻之板榜。以貽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尙書右僕射諡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襄邑縣。日慮板榜不足久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旣無勅條。本家難爲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卽嘗具奏。乞降聖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遂得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初。臣與兄弟。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參定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鏤給板榜。揭示義宅。然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頒睿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勅厲來者。增固舊規。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繳連在前。瀆犯宸嚴。臣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聖旨。依。右併錄連。

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申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全房，謂照本房請米曆內口數，並行住罰，下皆准此。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者，罰掌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公奏請追福祖先之地，爲子孫者，所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疎遠不肖子弟，請過義米歸己，却返蠶食於寺中，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借，借舟船役使人僕，亞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強占常住田地布種，或作園圃，不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爲業，畢日，申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不容常住耕種者，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搔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許從本家經府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壩捺義莊田，涓涇浜車漕種菱，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爲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物貨高價亞賣。顯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曾有罰。是以近來多有族人。專爲貨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爲攬戶。兜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脚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廩。妄用米斛。恣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實。申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懲治。內有乞覓過錢物之人。卽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久玩習。合行關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犯。許諸房覺察。申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對衆點筭。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填還。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懲治。以爲掌莊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卽不得專擅興詞。紊煩官府。

一、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姦盜賭博。鬪毆。陪涉。及欺騙善良之類。若戶門不測者。非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爲宗族鄉黨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文正位。當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爲子弟玷辱門戶者之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爲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今乃有將己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却欲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莊申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爲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爲艱難。宜體文正公之意。專爲聚族之地。卽不許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裹足錢十千。今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一伯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直均尅。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暫詭肄業。餘時不得於內飲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褒賢集

褒賢之碑。宋仁宗皇帝篆額。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內勸農使上柱國臣王舉正題。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伯戶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鏞。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號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非太后時事。欲寢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拜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素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利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旣失

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思信大治。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闔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摺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

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此。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見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其在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文。翰林學士。兼侍講。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不一。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吊。以泣。至於巖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幘。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于竈。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隋。唐末爲幽州良鄉縣主簿。遭亂。奔二泐。家於蘇之吳縣。自爾。遂爲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卽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聰警。嘗舉神童。任祕書監。集春秋泊歷朝史。爲資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塘。博學善屬文。累佐

諸王幙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卽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爲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旣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始命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椽。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己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恤。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爲后族。強偪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宮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懌。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迺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婁事爲戒。明年。章獻后棄長樂。擢爲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與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諫。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武武相躡。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於后泣號而止。公殫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

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羣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窘。取漢唐廢后事爲解。時呂夷簡爲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柰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違。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卽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卽罷去。公處之彌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方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選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贈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爲朋黨。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卽寇壤。歸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旣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

嘉而從之。屬忘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析爲六將。分命裨佐。訓飭不數月。舉爲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卽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爲法。成青澗城。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無幾。涇原師出。敗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答。黜其僭署。爲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川敗。始悟賊書譎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爲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爲賊衝。然地與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柔遠砦。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衆。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遽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兵。夜遁。城旣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胡蘆等寨。招明珠滅賊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環千餘帳。內附。自此環慶屬羌悉爲吾用。先是卒驕難使。主將威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堡。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原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虜變生。公知親率。垓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關輔。人心由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屛。議黥鄉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但刺其手。非校戰。請農于家。後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爲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

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之才。不宜局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劄以歲月。而人不知爲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求公始末。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重降手詔。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扎。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卽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勅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爲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卽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止耕岢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旣度陝。以西羌好難保。而邊計尙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總護諸將。卽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年。又請瀾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病疾。又請潁。肩輿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聳勉慕。皆欲行之於己。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

決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逕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蹙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尙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在陝西尤爲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而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施安集。坐可守禦。奮銳觀釁。適圖進討。會羌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過也。至於墾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爲破賊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卽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者乘間鋒起。蓋以奇中造端飛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歿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己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旣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銀甚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斂無新衣。友人醮資以奉塋。諸孤無所處。官爲假屋。韓城以居之。遺表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爲祿仕出也。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不爲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論事三卷。娶李氏。故參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附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

次適封丘主簿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銘曰公之世系源于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唯瘞蠡增滂寧雲質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粵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爲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泗沿道尊德雄事公日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焉罹此讒慝志莫究宣元元辛艱噫嘻乎天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某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壻之子幼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是也累遷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當時皆以王佐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祕閣校理上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韋后爲戒章獻厭世擢爲右司諫言楊妃不當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某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不法言者以某雖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若訥言貶黜太輕歐陽脩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寶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皆畏不行某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遷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精兵焉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開營田招屬羌及請戒諸路養

兵畜銳不宜輕動。賊許以書請和。某以元昊國之叛賊不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順。賊尋陷好水。某益信報賊書爲是。而執政以其擅報當誅。上以爲關外之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某鏖兵血戰。賊兵奔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旣而果有伏兵。又奪賊馬。皆爲大順城。及築細腰。復葫蘆等砦。招明珠滅賊二強族萬餘人。及命環州种世衡招千餘帳。自是屬羌皆爲用。久之王師再喪於定川。某晝夜領兵赴援。初關輔人心動搖。及見某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敗。頗以關中爲憂。曰。若得某出援。可無慮。及聞某出師。甚喜。時議黥鄉軍。某惟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爲農。上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於涇。某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明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以鄭戡代之。秋。拜參知政事。乃上取士課吏。減子更衛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策。寒僥倖之塗。開公正之路。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十未行一。而權勢者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旋而麟府奏警。某自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動。懇以邊事爲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開府邠州。以疾請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又請汝陰。至徐州而薨。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死。贈兵部尙書。謚文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純仁。登進士第。有父風。今爲都官員外郎。

褒賢祠記卷之一

淄州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古之治天下。所謂不賞而民勸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賞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鄉黨。其間有德行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爵於朝廷。死表其門閭。如此風俗莫不勉勵也。漢唐之間。雖不及於三代。而以號爲治者。此道素行也。且今之天下。何異乎古之天下。然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文正公范希文之於於陵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矣。夫公家世姑蘇。幼而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茲土。留而不出。遂爲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之。嘗廬於長白。日自諷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歲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當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下舉賢者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爲卿大夫之所賓興。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驟歷臺諫。不功碩惠。加乎生餒。鯁議讜言。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辭曰。范公如登輔相。太平可期。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布。坐鎮獷俗。以致疆場塵清。投烽釋警。虜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戎。何憂乎北狄。時以海內旣安。邦國無事。乃擢貳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驩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跂足。以俟太平爾。公自是負上重責。以謂其功不可亟成也。必待馴致。故其所爲。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頽弊。下輯臣儀。上裨宸職。欲行之以人。而冀效於後也。大易稱漸以正邦。公實用之矣。惜乎其不能終之而薨。設使而終之。

則周召伊傅。曷以加此。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速寡之。詩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邑里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厲其風俗。况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澤出宰是邑。訪公之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達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勝事耶。何久而不爲之祠。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夙昔之願。蓋邑素有是心。而患在位者未嘗注意。旣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飭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之日。二之日。經始。三之日。四之日。告成。財斂餘羨。用不漁民。旣而修虔誠。謁偉像。洋洋乎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傾。而目屬。自非嵬瑣之類。得無聲激。薄者敦。懦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不及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建公祠者。非止爲乎公也。爲民也。非止爲乎民也。爲天下也。澤竊邑茲。久慙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之後。公之能事。大參歐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觀。縷舉其梗概而已。治平二年三月四日記。尙書虞部員外郎知縣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韓澤述。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劉鼎。三班奉職。監酒稅。徐士安。宣奉郎守殿中丞。知縣事。兼兵馬都監。郭概。同立石。鄉貢進士王特篆額。郊社齋郎韓郭仁書丹。刊者董選。

范公泉記

洪範五行。一曰水。混混然利物。源泉爲本。養老愈病。醴泉爲上。昔宋皇祐中。范文正公嘗帥青社。有德於人。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其與戴公山。嚴公瀨。邵伯塘。鄭公渠。埒美儷踪矣。以經兵革。遂致湮絕。鞠爲園蔬。踰五十載。耆老過之。靡不興嘆。迺者連帥完顏公。思欲發前賢之跡。慰青人之意。乃按圖誌。詢故老。得其故處。畚鍤清泉。復出。方池流溝。作亭莖木。巨壑層城。映帶左右。屈曲靖深。蕭

然如屏。蒼巖翠阜間。又且築臺開軒。西崖缺處。招引西山。秀色可攬。朝烟夕。四時有之物。外勝絕紛繪。空集邦人。萃止神明。還觀滋液甘寒。宜藥宜茶。嗚呼。物有否而泰。物有塞而通。醴泉之瑞感而應。地不愛寶。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范公以善政致之于前。今公復以善政致之于後。前後相望。如蹈一軌。可謂異世同流者矣。他日芝封。趣公歸朝。後人思之。亦如思范公也。古者思其人。愛其樹。僕於斯泉云。□城王□譚南麓。任詢書營丘王樞篆。大定辛丑十一月朔。輔國上將軍山東統軍使。

范文正公書堂記

榜鄒邑山也。巒山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峯委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峯壁立。特起蒼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爲文正范公之別墅也。公復有上書堂。在會仙之南。巒堂山之上。巒堂之得名者。亦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也。因爲之嘆曰。自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年矣。而山之名。山公而得。自公而歿。又幾三百年矣。聞公之名。其猶如生。其果何似。而然哉。嘗試推公之出處矣。憶昔公之始來居是山也。非爲棲身遁迹之舉。必也讀天下書。窮天下事。以爲天下之用耳。其出也。非爲肥身榮家之計。必也幼而學。壯而行。以伸平日之蘊耳。惟公有是心也。故能一旦立於朝廷之上。忠犯天顏。恩流海內。歸然爲一代宗臣。及其歿也。復使斯人聞風。而作興慕義。而感動者。然歟。此公之德所以盛也。仲元忝爲邑人。來游堂下。慨然有感於中。乃爲之歌曰。鄒邑之陽兮。簞列羣山。會仙特起兮。秀色可餐。有峯兮。峨峨。有水兮。潺潺。松風兮。蕭颯。白雲兮。往還。公之游兮。水曲。公之居兮。山顛。公之誦兮。林下。公之歌兮。雲間。瞬千古兮。易往。仰高風兮。莫攀。德巍巍兮。山之高。心休休兮。雲之間。凜兮。孤松之操。淵兮。巨浸之瀾。

誰復繼此遐踪兮。躋斯民於壽域之安。金國翰林學士劉仲元記。

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文正范公。以勁節大志。盛德壯烈。卓然爲宋名臣。凡宦游。人懷其惠。莫不有祠。池陽雖非公所仕之地。而亦祠之。學宮蓋以其少長於長山朱氏也。國史本傳。及歐陽公撰神道碑。俱云。公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然人漫不知長山爲何地。朱氏爲何人。而公之寓於其家。幾何時也。天台丁君木。宰池之青陽。政暇。日討究先賢遺事。慨然慕之。長山去縣僅十五里。朱之族故在。遂訪求其家。得公之續譜遺墨。及公與母謝夫人之畫像。又從好古博雅之士。根據其本末源流。旣畢。委故人程君燾。過黼而言曰。將爲祠堂。願有述焉。黼謝不敢。其請益堅。有不得辭。凡公之立言立功。具載方冊。不必贅敘。獨以其在長山之事言之。謹稽諸記錄。公之父塘。從吳越錢氏入朝。歷成德成信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元妃陳氏。繼室以謝氏。其卒于徐也。歸葬於吳中之天平山。陳氏祔焉。謝氏無以爲生。改適朱君文翰。公生于端拱二年。猶在襁褓。而鞠於母朱氏云。族有在應天府者。故公以及冠辭母。絕江逾淮。學於應天。蓋景德之末。祥符之初也。閱五六歲。登進士第。則在祥符之八年。欲使親養。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以往。攝集慶軍節度推官。辟泰州西谿鹽稅。再辟興化縣令。徙楚州糧料院。母終于楚。天聖五年。公復如應天府。晏元獻公知之。表掌府學。服除。乃歸宗易名。越明年。晏公再薦。召試爲祕閣校理。始克請于朝。追贈父母。遷奉母喪。葬于河南尹樊里。萬安山下。參考歲月。公之從朱姓。幾四十年。登科記。用今氏名。後人改之耳。朱氏之譜。則文翰以景德初。嘗任淄州長史。後以公贈典。得太常博士。公之手帖。與博士之孫延之。在明道二年。乃改郡。

至丹陽時。猶稱延之爲秀才。而待以子姪禮。又一帖。在慶曆五年者。則稱之爲官人。蓋已受公奏補。而帖中頗及延之兄之子。求異姓恩澤事。由此觀之。公留止往來長山。歷時最久。其親愛顧念朱氏。情義最篤。皆以母故也。公之宦游。遠者三四歲。近者一二歲。猶皆立祠。長山獨無祠。可乎。此丁令君所以拳拳不能已也。做禮誼經。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所宜祀。公於數者。殆無愧焉。其神氣精爽。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不可晦蝕。中國夷狄。所共瞻仰。豈特其平生經歷之處。宜奉祠事。而猶區區於是邑之長山者。蓋祀國之大節。邦政之所成。可以興起人心。可以扶持教化。此不特爲公設也。祠堂擇地之爽塏。且與朱氏附近。爲屋十楹。有室以奉遺像。有堂以嚴祭享。有東西廂。以居守祠者。憩侍祠者。固以門扃。繚以周垣。夾道以松杉。而直達于通衢。規模邃潔。不侈不陋。費從官給。役不民勞。委學職王震董其成。朱氏近族守其祀。是亦可矣。令君又云。去長山數里有滕子京待制墓。公與滕爲同年進士。生嘗薦諸朝。死嘗銘其竊。欲以配祀。黼嘗聞公之守嚴。修子陵祠。而以唐隱士方千配。况滕旣奇才。而公與之同時共事。情好款密。以配公祠爲宜。遂并書以贊其決。且諗來者勿廢云。紹定二年九月二十有二日。朝請大夫丁黼記。

增修范文正公祠記

長白張臨撰

太中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題額

奉訓大夫僉燕南河北道廉訪司事劉從禮書

古今仕其貴同。何古人聲震天下。事業巍巍。而後世不能也。吁。能者未必得爲。得爲者未必能者也。雖然。

能者不難其人。得爲者每難其時。文正公事業巍巍者。屢進屢黜。卒之擯斥。難其時如此。使先生終爲之。事業巍巍爲何如。嗚呼。俗因五季之後。廉恥道喪。士昧出處。賢不肖漫漶。先生以剛大毅決之資。拔出衆人之中。進退迢邁。委靡之世。爲變尊王黜霸。明義去利。凜然有洙泗之風。其後真儒輩出。聖學復明。如發洙泗之堙。先生實指其處。其可不謂之有功於聖門乎。事業巍巍者。不足爲先生道。長山視先生。情比桑梓。宋治平二年。邑人韓澤知縣事。首率邑中祠祀先生。石刻無恙。金亡祠燬。至元己卯。邑士故江南河北道廉訪簽事韓居仁。兄居貞。唱邑中新之淫祠。猖熾祈氓。悉往先生祀爲之寂然。今膠州同知歷下莫侯文淵尹縣。始舉祀典。居貞泊今富寧庫。同提舉王居敬。偕邑中十餘鉅姓。助牲醴費。距今三十餘年。不輟。朱氏賴先生庇。猶奉洒掃。居其榜。縣爲之蠲泛賦。延祐六年。寧夏子俊順昌監縣。濟陽楊侯僖爲尹。滕陽左侯備勾稽。俱慕先生者也。深以祠廢不治。縣甚恥。一日同謁祠下。覩彫剝。俱曰。盍葺之。各捐俸金若干。邑士皆以楮鏹助。忽楊侯遷西臺御史去。子俊亦瓜代。次年秋。左侯偕繼政燕山蒙古忽台。汴梁梁侯至。始鳩匠。腐者易之。缺者補之。危者崇之。象服非者更之。增內門三楹。廚二楹。東西陬木悉植柏。左侯詣余曰。先生記之。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先生志也。士大夫居相君之位。視天下赤子之樂。不以人理待。吮剝之困苦之。乃曰。吾能爲君實倉廩。充府庫。聞先生之志如何。故讀岳陽樓記至此。未嘗不三復莊誦。久爲之感慨。承左侯之命。余雖老。不覺壯心如昔。是以不讓。樂爲之書云。至治元年八月己巳日記。

天聖間。文正范公爲是邦作濯纓亭於南谿之上。賦詩曰。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公之意。豈特挹滄浪之清。以滌我塵垢而已邪。君子目擊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爲莽區。後有重建於稅務之南者。尋亦圯廢。耆老云。鄉校前。迺故址也。余旣登適學之路。卽故址爲亭。而扁之以舊名。亭並谿。當邑東西之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渚。鷗鷺翔集。風帆露檝。朝夕往來。景物互變。而俱宜。草色際天。綠波瀾漫。則於春宜。冰輪浮空。商灑沈碭。則於秋宜。宜酷暑。南薰徐來。夏無鬪閔。涼徹肌骨。宜隆寒。黃蘆旅鴈。粧點雪意。如展畫圖。凡是諸景。昔也散漫而不屬。今皆萃列於斯亭之上。足以廣吾胸中之雲夢。而助筆下之波瀾。夫名所以詔是實也。斯名也。其義則夫子取之。孟子屈子發明之。而文正范公昭揭之。青青子衿。藏修之暇。於是而遊息焉。對景而自得。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今未易量矣。紹興癸丑良月。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事者。谿吳莘記并書。冬至日。修職郎主簿眉山孫之奇立石。

高郵軍興化縣滄浪清風記

文正范公先生。吾道之元氣也。蓋夫子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爲萬世師。公之道。際運文明。措之華夏。而爲萬世法。興化最幸。涵濡於相業問津之始。嘉定十七年。垓旣建學以祠。明年築城立四門。門祠縣望。南白馬將軍。北金吾將軍。東得勝龍母。西昭陽君。陰陽家之說。龍角宜伉。卽城爲樓。樓獨軒偉。公端冕學宮。從夫子以詔多士矣。想其晝日垂簾。琴之清。堯舜之曲也。野渡橫舟。纓之潔。莘渭之志也。清風徐來。吟情夷猶。滄浪之歌。童舞冠詠。瞻之仰之。斯道如存。其敢生一忽心乎。敬像公燕游。書清風鳴琴。馴鷗三詩于壁。而以滄浪清風名之。垓之城化雜費。取於酒蠹役。先於湖嚙尺三。枳而杵千。堵萬。輒而匠百。其能築

斯城而祠公與羣望於門也。亦公與神陰賜。垓不敢忘。永矢堅珉。後之榘酷於斯。譏征於斯。栖旅於斯。攜妓於斯。不畏神。寧不畏公。神之不予禍。止一時。公之不予愧。垂千古。滄浪不足以洗其愆。清風不足以掃其鄙。可不戒哉。鑰于學以嚴啓閉。徑于學以杜游襲。邑士民與來者。尚恪守之。於是賦迎享送神之章。誓以斯文而刻焉。詞曰。學以用世。何幽明星。斗千載炯所臨。我文正公世典刑。滄浪之水。天與清。水哉水哉。濯吾纓。衰衣赤舄。同此心。堯舜之曲。宓子琴。絃歌更入清風吟。冠童風雲詠至今。民懷吏聳神顧歆。後二百年築斯城。城高水闊。峙孔庭。侑公舍奠春秋丁。公相我民。金湯成。四塘之望。中耆英。穹樓龍角。甘棠陰。芒寒色正。欄更橫。羣祠翼從。森效靈。鷗翔南溪。悅逢迎。月明滄州。冉雲乘。秋菊寒泉。酌德馨。儼如侍公。敢不欽歌。圍旅榻。酷與征。環而殛之。咨爾神。二子兮。同鑰局。嚴以公道。折未萌。公亦福汝。邑里寧。峨冠曳履。龍嶢嶢。三山陳垓撰。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仁宗朝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也。然國初文治已盛。如周黨遂有賢守令。學校必興。按秦州圖經。魯易占建如臯縣學。錢魯望記之。實祥符八年。時公爲西溪鹽廩。繼令興化。興化如臯。均秦邑也。要終而原其始。卽彼而得於此。正使學不待公而創。非公所作成者耶。垓後公二百載。當嘉定十六年。九月辛丑。朏以祇事告夫子。一殿歸然。與重門峙。立於水天莽蒼中。諸生謂垓。令鄭簿章。以公濯纓滄浪二亭故址爲學。學未備者十七八。先生尙嗣成之。垓謝不敏。意此學之興。必仁宗皇帝初政。公試民事之日也。文明之運。輔宰所臨。學重於天下。而士得師矣。垓雖愚。敢不力請。無煩民無擾士。以令始至。供堂

緡五百。佐是役。新第吳君應西。辱主學。裏門殿餘緡千。縣累酷羨數。月緡二萬有奇。合三者。鳩材庀工。十七年春。爲崇化堂五間。軒三。挾二。右官位。左學職。東西廊二十二。前列從祀。若土祠。若祭器。若書籍。若錢穀。皆有所。後分四齋。曰博文。曰敏行。曰貫忠。曰篤信。齋有爐亭。殿加兩挾。周以陛楯。植扉中門。列戟十二。東祠范公屋三。鑿方池。亭其對。復濯纓名。益東。伉使門。祠亦廡二。總公廚。溷溷。創屋五十。合門殿。共六十區。堂之崇二十尺。袤一百三十尺。輦棟沈沈。他率稱是。門納湖光。城築環之。閣道連複。清淑扶輿之氣萃焉。明年夏五月。以成。增田架。儼。月割酒量錢十四。補弟子員。食日三十。歲元正。長至。縣載酒三行。闔耄艾與縣官。序拜崇化堂。定爲比。於是吳君率諸生。請記之石。垓嘗謂講學。師友之職也。興學。守令之職也。幸不乏事。何記。然垓嘗爲學官。永嘉。昔語人者。不敢不以告。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非外求也。教非外立也。忠信。夫人之天姿。人倫。夫人之天性。諸君以爲外乎。內乎。上以學明之。下以學成之。而天之所以予我。我之所以日用常行者。豈能越於忠信。忠信。又豈能越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哉。我國家學以明人倫。旣同符於三代。文正公忠信而好學。又一本於夫子。垓謂諸君得師者。此也。公刻苦而學成。以忠信大節。受知仁宗。自西溪議海堰。請邑興化。以成之。與京口之麥舟。吳郡之義莊。信也。爭郭后。抗呂相。主西事。而夏人款塞。登政路。而身任太平。忠也。諸君拜公於鄉校。得公於詠游。不以公自期得乎。垓濫宰於斯。勉焉不盡。築城浚河。振貸扞禦。修堤岸。立義阡。必賴諸君講行之。詎無意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范公之學爲學。斯無負國家教養天下之至恩。允蹈孔孟垂世立訓之格言云。寶慶元年七月甲子。承議郎知高郵軍興化縣主管

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三山陳垓謹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盛德必百世祀。文正范公。天聖間嘗宰興化。遺德在民。永久弗忘。寶慶乙酉。邑令三山漫翁陳君垓始創祠堂。附于學之左。歲久弊漏。凜兮欲壓。淮東總管高沙陸君元齡攝令年餘。慨然捐錢。市木。甓。撒而新之。以舊祠在大成殿東。兩廟並峙。未當於禮。乃徙堂基。與齋堂並。郡太守姜公聞而嘉之。亦遣木材。相其成。凡爲屋三楹。前序稱是。規模視昔頗高敞。立棟於良月旦日之乙未。工三旬而畢。聖飾俱備。邑庠十友舉酒慶成。大發時以簿職領學事。諗于衆曰。昔文正公爲士時。已有澤民之志。每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初仕西溪鎮官。卽請于朝。築捍海堰。爲承楚秦三州民田無窮之利。作小官時。志慮力量已如此。異時勳名滿宇宙。皆自此發之。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前輩謂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澤物。皆可濟。吾儕學古入官。當志文正公之志。彼囊帛匱金。笑與秩終。身寵而載高位。家肥而食厚祿。止自爲溫飽計。念不及吾民者。盍少愧哉。維陸君慙爲攝承。又當邊事。孔棘之時。象弭魚服。靡不日戒。而能景慕先賢。載立祠宇。爲前治邑者之所不暇爲。是可尙矣。今特取文正公滄浪三詠。濯纓亭兩詩。刊諸石。兼以漫翁祀公詩。列寘堂之東西。以補闕典。用成陸君之美。使後之登斯堂者。景先哲之高風。以勵壯志。激滄浪之清波。以滌塵襟。鼓金玉之遺音。以發幽趣。廉貪立懦。則五詩昭揭。庶亦少補於世教云。時景定庚申長至日。九華葉大發記。

褒賢祠記卷之二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於偶然。不知蚤正素定於胷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愛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嚮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

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微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重建文正范公祠記

文正范公。勳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爲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於鏞。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矣。方在貧約。則朝莫甘蠶粟之味。旣已富貴。而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爲一倉官。而築海堤數百里。在桐川。爲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嚮以養士。去又嚮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能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及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旣奉公之祠。則爲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鏞旣爲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爲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同黨之士。鏞雖老。尙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三年仲夏望日。四明樓鏞記。并書鏞篆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

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衣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唯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弗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調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世云。公諱某。字希文。

昔逮事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謂以斗米疋縑。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

時年尙少。未甚領略。繇歷三紀。當宣和末。避亂南渡。紹興乙卯。自嶺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宅已焚毀。族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亡之餘。尙二千指。長幼聚拜。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君。下逮良字諸孫。蓋十餘矣。然後見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紹興己巳十月辛未。曾孫直方記。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中奉大夫權尙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劉榘撰。朝議大夫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曾從龍書并題蓋。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立石。

物本天。人本祖。閭閻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毀譽。相并兼。如仇敵者。不知本爾。槩少讀文正范公遺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貴富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槩斂衽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砭也。吾鄉居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卽因公言。以自媿責。不敢有一毫恚心。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柔游。見其處己靜而明。際物莊而和。雖委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遣女乏資。共甘苦。通有無。不啻己子。使人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創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窶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爲居民侵據。之柔與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爲屋以棲義廩。餘以待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

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墮。請之朝屬之鄉郡。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位諫垣。當具本末奏陳。乞申嚴行。下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如請。屬槩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尙志志有大小。功業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凍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閣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斂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侶。想其捐所載麥歸毫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左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尙得爲有天理邪。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媿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渠謹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爲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爲居宇。爲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寘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

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爲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爲永久之計。介弟之柔。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爲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楊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馮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蠹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於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文正公讀書堂記

今名溪東書院

范文正公讀書堂。乃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所建也。初文正公少孤且貧。從其母歸朱氏。朱宰澧之安鄉。公侍母偕來。嘗讀書于老氏之室。曰興國觀者。寒暑不倦。學成而仕。爲時名卿。邑之士咸知敬慕。築堂祠之。旣燬于兵。慶元初。憲使范公處義。復創于觀側。因陋就簡。將頽圯矣。侯謂問學精勤。立大志於窮約者。莫如范公。名節不屈。成大勳於顯用者。亦莫如范公。學者所宜宗師。將徙書堂于近城。庶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風。而景其遺行。乃卜澧之陽。惟東食彭山。突兀其前。諸峯環列左右。旁挾兩水。東西來朝。氣象軒豁。勝景畢露。豈地靈顯晦。自有時耶。於是度材庀工。分畫經始。中建一堂。旁列兩廡。設四齋。以育士。植五間以爲門。後創一樓。扁曰通經。蓋取文正公讀書十年。大通六經之旨。立文正公祠於堂之東偏外。又闢一門。繚以周垣。克壯形勢。棟宇華麗。輪奐鼎新。實一郡偉觀也。斯堂之役。郡博士鄭自得。掌籍吳杰。直學張轍。實董之。以底成績。堂成。士未有養。乃括沒官之田。有數百畝。拘而籍之。貳車馬。公壬仲。又助金千緡。增鬻田。爲不朽計。侯命友龍記之。友龍嘗讀國史。見文正之勳名事業。鏗鏘宇宙。蓋不特著見於參預大政之時。而實根本於窮居江湖之日。其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志已定於素。故能入贊萬機。出破西賊。而致我仁祖四十二年之盛治者。公之力也。噫。以文正公之立身行己。視聖賢爲無嫌。而建功立業。又書之青史。而不愧。蓋其窮之養。卽達之施。幼之學。卽壯之行。猶火然泉達。有不容禦。澧之士。其可不知取則哉。雖然。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氣使然也。士氣消長。亦在居民上者。有以感發之耳。今文正公之遺躅懿範。旣爲澧人所敬慕。然非侯振揚而尊顯之。其何以聳人心。而激士氣。俾強於

爲善以振文正之絕響乎哉。侯之心亦勤矣。士登斯堂。苟篤志好學。切磋講貫。紹文正之事業。以副侯之所期。則可以無負。不然。安坐而食。既飽而嬉。不能克志厲行。追蹤前哲。得無媿乎。堂建於寶慶丙戌之秋。成於是歲之冬。費於公帑。擗節之餘。而無毫髮科斂之擾。是皆可書。故併記之。以諗來者。侯名與幾。字叔存。番禺人。明年丁亥上元日。承直郎澧州軍事推官任友龍記。朝奉郎通判澧州軍州事賜緋魚袋羅源書。朝請郎大宗正丞兼金部郎官聶洙。隸額。

吳郡建祠奉安郡守潛公講義

咸淳十年。平江府太守潛說友。以公鄉郡建專祠。爲邦人式。得地于公義莊義宅之傍。祠宇數十楹。以奉公祀。奏請于朝。撥田以供春秋二丁祭祀。朝廷從其請。奉安日。潛公講魯穆叔答范宣子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謂之不朽。

春秋魯穆叔答范宣子不朽之說也。亦嘗因不朽之義。而遡古人之所自立者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而爲三者。以其能立於仁義故也。天之立。不根乎陰陽。則職覆若爲而不息。地之立。不因乎剛柔。則職載若爲而無疆。人之立。不本乎仁義。則盛德至善若爲而民不能忘。何則。德以仁義而立。則德爲純德。功以仁義而立。則功爲宗功。言以仁義而立。則言爲格言。固未有無所立。而能不朽者。亦未有外仁義。而能卓然有立者。是故本諸身。證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仁義而已矣。富貴利達不與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教人以好名哉。謂其不知所以立。而無善之可稱耳。君子而能立。萬世不可忘之德業。則天下自有萬世不能忘之人心。夫舜以

孝禹以功。臯陶以謨。皆非有意於立。而自爾立者。其仁至義盡。弗可尙矣。後乎夷之清。惠之和。管仲之一正天下。史佚周任之有言。亦皆隨其所立。傳於來世。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自視眇然也。往往於榮華之飄風。不踰踵而莽爲遊塵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夫仁義理也。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宣子乃以世祿爲不朽。不知物之至易朽者。莫世祿若也。故穆叔之對。以立德爲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且證之曰。臧文仲旣沒矣。其言立。由是觀之。則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朽。而况三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公生我朝盛時。實鍾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百年後。猶使人竦然起敬。况當時乎。考亭朱子論本朝人物。或歎其初。或議其小。獨於公。而稱其傑出之才。夫才而謂之傑出。則必有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於仁義。如飢渴之於飲食。須臾不置。其見於脩身齊家。處宗族待閭里。居官行事。愛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謂道大德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義之所充拓。陳宮壺之戒。弭朝廷之憂。腹中甲兵。西賊破膽。而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盡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與京矣。此非韓公所謂大忠偉節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皆仁義之所成就。公在天聖中。遣宰相書。無慮萬言。經濟規模。大抵略見。其後爲牧守。爲將帥。爲執政。平生所爲。無出於此。蓋言之必可行也。雄文大冊。小篇短章。靡不燦然一出於正。此非蘇子所謂有德有言者乎哉。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布瀆流衍。天地付公。以不羣之資。而公能自立其與天地相爲不朽之事。而富貴利達。固不足爲公輕重也。嗟夫。孰不爲德。而立德難。若存若亡。德烏乎立。孰不爲功。而立功難。脩成脩墮。功烏乎立。孰不爲言。而立言難。可無可有。言烏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

始可言立。若公則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於德。無他。仁義以爲之主也。德立則功與言俱立矣。是又合穆叔之所謂三者而一之。此之謂不朽。信乎其爲不朽也。彼皇皇汲汲於富貴利達。而不知可大可久者之爲何事。卒於下同衆人泯滅漸盡者。何可勝紀。其視公之所立。果何如哉。凡公宦轍所至。皆祠而奉之。吳父母國也。乃無專祠以慰里人。不朽之思。說友景行高風久矣。濫茲分牧。亦且踰莽。始克肇新斯堂。儼設公像。以補此邦之闕典。是役也。上而朝廷。中而士大夫。下而閭巷之耄倪。莫不謂宜。然則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於今古者。只是就仁義上立脚。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而已。做好官。易做好人難。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敢因穆叔不朽之說。試從諸君評之。庶相與立乎其大者。幕官廬陵劉垣陪講。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灸之者乎。蓋謂公兼此夷清惠和聖人之德。而可爲百世之師也。

文正范公祠記

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撰。朝列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李處巽書并篆額。至元壬辰。予奉命廉訪浙西。蒞吳中。是爲文正范公之鄉。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旣仰慕其餘烈。獎進其後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將舍采于公祠。予肅然起敬。日至當僭僚吏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訪義莊。登歲寒堂。家園之碑。歸然獨存。祠正在其左。門堂寢室。嚴整合度。蓋宋郡守潛公說友所建。牲牢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薦奠儀文。皆當時所定。乃甲戌建祠。旋被兵。意有所增廣。而

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主祠邦瑞踵予門求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實存於今日。有一言而可以
毋底荒墜者。繫我公之靈實永賴之。余固辭弗獲。辭移治錢塘。凡再歲。徵踐言益勤。謹按釋奠必有合也。
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近世則通祀孔子。向微通祀公。
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固已指公輩爲夔禹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于社。社稷民以生。
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爲政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旣歿後祠于
長白于海堰于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郡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壟僧寺。舊有祠。然稽協古典。
必專祠于此。而後愜於人心。夫亦何爲而然耶。致君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準。百世而下。聞者莫不
興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衒耀於須臾者。可同言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而
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太平之略。彼一時也。非可爲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爲諫
官。諫則必黜。黜而益諫。陳善閉邪。寧以身蹈不測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爲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之。
邊鎖才兼文武。適受主知。正己而不求人。相與解仇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土。爲所常爲。一以自信。其屢
爲守帥。又豈尋常多議論少事功者哉。晚參大政。請做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漸復古制。開陳未終。權倖恣
間。不得安于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而君子小人迭爲勝負。常使人躊躇鑒戒而未已也。嗚
呼。尙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爲王佐。或以爲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爲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原。
歟。留心聖賢。弘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初公買田以贍族。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類
份份焉。遭聖朝仁恕。恤其科徭。祭前古忠烈。比有事於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蓋無爽者。昔晁仲約

之款賊完城。公不肯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絕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責之太重。元祐諸賢。亦以自悔。卽其存至公。全大體。世之研幾成務。不當如是耶。人有古今。道有顯晦。贍相儀形。是豈一家一鄉所得私者。遠惟耆成人。宅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以發之。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記。

義學記

前朝奉大夫牟蠟。撰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裹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爲講堂。爲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尙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爲守爲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倣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興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爲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爲教諭。假息之處。庖湑廩。廡蔬茹之圃。咸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之間。防閒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爲多。提管又撙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

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卹。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書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蠟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日。冬月。德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爲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忠烈廟記

前朝奉大夫牟蠟。撰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江瀾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中奉大夫瀾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卽白雲菴奉香火。泊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奏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爲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鄙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又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蘆十二寨。以制明珠。滅賊二族。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爲持久計。以待其弊。已而昊卒。納款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旣遂謝事矣。公外剛內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胷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大范指雍

也。或又以龍圖老子稱之。其爲人所畏愛如此。邪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會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他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邈在他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率前序僭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爲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儀。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于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嚙。俾記厥成。譟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爲難。嚙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爲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充方面。諡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爲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尙記。馘雙誅郤。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忘。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輝。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宣弟昆。粵至斯今。代有賢孫。迺厚義廩。迺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我牲醪。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肸蠭。公在帝旁。玉虬旣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保。千載奉常。

有際天人之學。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擴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務。有堅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隆然。曄然。震耀于世者。則文正范公其人也。夫大聖大賢。必曠世而一見。天之降材。不偶然也。唐虞之盛邈矣。孔孟之聖。而不能得時以行其道。三代以來。唯伊尹周公之道。能施於用。下此則子房之於漢。祖不屑盡其用。孔明之於漢室。不克盡其用。魏鄭公裴晉公之於唐。粗見於用。而公於宋慶曆皇祐之間。雖用之。猶未究也。然而公之精忠大節。正言直氣。固已昭三光而徹兩儀。亙千萬年。凜然猶生。非學際天人。量擴宇宙。操堅金石者。其曷能與於此。公諱仲淹。字希文。范氏。世爲蘇州人。蚤歲讀書。長白山。祠于山之醴泉寺。舊矣。惟公功業在世。名聲在人。與天壤爲不朽。固無待乎祠而存。而祠之屢壞屢葺。閱歷如一日。有以驗人之慕公之深。而其來游來歌者。慨其風烈。有以興起。則是祠也。於名教風厲甚大。尙論公之平昔。俾來者有所法。公服勤茹淡。篤行力學。堅彊刻礪。壁立初載。信道不屈。守職敢言。屢貶屢復。謇謇益勵。絕迹凡近。宅心高明。窮達無間。始終一致。其操其學。爲如何。書條政務。至萬餘言。迨其得位。舉見於用。立朝奏陳。皆可垂憲。崇化厚俗。敦尙風義。救荒惠貧。所部晏然。出帥西師。夷夏聳服。熟羌來歸。卒臣元昊。及參大政。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守宰。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減徭役。蠲逋負。重命令。更蔭補之法。嚴監司之選。皆經國遠圖。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力於成天下之務者。爲如何。公輕財好施。尤厚宗族。恩例俸賜。常均及之。置義田宅。聚族以給。在邊恩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坐呂相貶。至其再起。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其量爲如何。民饗公利。以范爲姓。公所履歷。

民多立祠。中國外夷莫不喜稱公之姓字。而樂道其善。夏師之擾。關輔搖動。聞其出鎮。人心遂安。夏人謂公腹中自有甲兵數萬。至有破膽之謠。仁宗聞其往。拔定川。喜曰。吾固知范某可用也。及登政府。一以太平責之。降手詔。開天章閣。賜坐。趣條具天下事。天下之人視其去留。以驗治否。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者。又何如哉。蓋嘗論之。公生于宋。仕于宋。而其人品器量風節。則偉然三代之臣也。宋儒言本朝人材。以公爲第一。蓋確論之不可易者。起巖齊西。晚生東瞻。長白不遠。五舍。逕拜祠下。惕然興懷。旣件其蹟。復繫以辭。俾歌以祠公。其辭曰。

繫真材之間。出兮。羌兩儀之效靈。在地則爲山嶽兮。在天則爲列星。膺半千之名世兮。必興運之是丁。開一王之盛治兮。示四海之儀刑。復隆古之泰道兮。措羣生于救寧。惟公之生。允無愧于是兮。固已揭日月而奮雷霆。蹟效著于人心兮。劇金石之勒銘。威於外夷兮。忠赤簡于大廷。不希世以詭隨兮。唯大猷之是經。上方軌于三代兮。下垂譽于千齡。沒而凜乎不亡兮。功烈賁乎汗青。復元氣於太虛兮。佐玄造於冥冥。尙斂福以錫民兮。驅疫癘而殄蝗螟。瞻故山之陳迹兮。鑿醴泉之清冷。俯岫幌兮。款巖扃。息風馬兮。駐雲輶。薦松醪之醲郁兮。擷野蔌之芳馨。仰精爽之來下兮。庶肅然之一聆。傲鄙頑與貪懦兮。將如寤而如醒。恍神遊之無方兮。眇荒祠而涕零。耿英靈之如在兮。齊長白之亭亭。

范公慶州祠堂碑陰記

范公之名。與其施設。天下之人。無智愚稚耄。皆所以想聞。而懼一不得知者。垂四十年。旣薨。則墓銘神道。表記公終始。尤得其詳。今龍圖閣直學士汝南周公。因慶民之思。又爲作祠堂。命屬僚書其實于廡下。然

公之惠愛及民之多。有不士大夫之聞者。文亦不克究。日月之光。猶或晦焉。昔西事初。慶以賊羌臣屬。日久忽於儲備。一旦重兵宿蹙。亡所取濟。鳳翔府天興令。持監司符檄來攝州事。以芻糧數百萬計。暴加於民。促圖己功。沸若羹鼎。至有力不堪弊。羣竄他邦。甚者斷吭絕脰。死以期免。公是時方經略四路。請留延安。民聞之。亟相提挈。馳告麾下。公卽日走符檄。放天興令者還任。凡百苛斂。一切罷去。未幾。公卽受命。專本路之師。竄者還。危者安。里巷相保。卒如平時之樂。及朝廷欲驅邊人而戰。先墨以著軍籍。獨公所部之衆。改涅其手。非講習攻鬪。各聽處田墾。故上不糜廩食。而得其用。下不失爲良農。此略從三代之法。較之他路。歡感斯可計矣。先是賊焰狂熾。日虞竊增屯士馬。殆十數倍。民坊佛廟。皆得而止之。公恤其非便。乃圍視內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樹宇。分列營校。工興之日。有畚鍤發及枯骸者。詢之。卽昔之廢壠焉。公命索其所餘。以俸金賈近阜民田。聚而葬之。喪具祭品。必親視而後給。是歲久旱。已而復雨。僉謂公之陰德。故天報之。郡以處高。艱於井飲。舊矣。公至。乃以地勢迹之。命匠氏直城之西北。鑿及甘泉。凡百餘井。人無一金之費。日用以足。前此戍守。多關輔之卒。往往三數歲。不能得其歸。公謂人久勞。則怨且惰。將何以固衆心。而取完力也。自爾更相戍役。止一歲爲限。推此五事實。公始未至。與旣至而所爲者。雖體有小大。蓋不獨善士所悅。若庸夫悍兵。皆骨髓其賜。迄今無忘。公嘗出使江淮。守七州。歷四帥。爲開封內史。以至參預大政柄。率皆除大害。興大利。由一方。訖四海。父荷子戴。固縷縷有條目。或薦紳先生。暨太史氏。未能盡其傳。諒亦然也。汝南公。方將博采遺烈。以盡力祠之意。會郡進士劉頌。伴右來獻。且曰。此而不書。大懼舌語所傳。不足以信後世。因爾次其說。請刻于碑之陰。時嘉祐五年五月十一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

儀州軍事判官監環州折博務蹇周輔記。

內殿承制慶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雷周輔書并題額。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尙書兵部郎中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兼知慶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護軍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沆。

義渠荔菲彬刊。

文正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億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行省。行省上之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事。殫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宏且遠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爲文辭。旣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爲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爲公立祠。而於吳獨爲缺典。至吳公爲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爲書院者矣。而於吳尙仍舊規。蓋吳爲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羣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羣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徧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

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爲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不知所尊尙。寥寥以至于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爲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爲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爲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爲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旣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之爲而已。公之爲。夫人之所能爲也。以公爲不可爲。而不爲者。自棄也。爲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尙書郡人干文傳書。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秦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 日立。

朝廷優崇

古者一代帝王之興。必尊禮昔賢。以獎勸風俗。文正公之勳德。其在宋時。固宜優禮。至于皇元。歲命郡守致祭。省部諸司。每有優恤。范氏子孫之文。於此見大朝之盛治。所以培植風俗。教化之意遠矣。然則仕於是邦者。盍亦體朝廷之意。而加之優禮。蓋所以爲風俗教化之楷範。而豈私於范氏。

置功德寺

中書門下牒蘇州白雲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仲淹劄子。奏蘇州天平山有白雲泉。南有寺。寺中有刺史白居易詠白雲泉詩。明古寺也。臣本家松楸。實在其側。常令此寺照管。准先降條貫。應寺院及五十間已上。至乾元節。並得賜額。上件古寺屋宇。已應得條貫。伏望特賜一名額。取進止。牒奉敕宜賜白雲寺爲額。牒至准敕。故牒。慶曆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賈

刑部 尙 書平章事晏

工部 尙 書平章事晏

觀察推官夏有章。權節度推官汪仲權。節度掌書記蔡抗。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朱壽隆。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軍州事呂溱。原武鄭方平篆。臨安錢德範書。山門住持僧擇梧立。皇祐元年夏四月初一日。當寺講僧

遇明。

建置祠堂

浙西提舉司申照會說友蒙恩守吳懼無補報竊見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載在國史實爲我朝第一流人物身沒之後近二百年凡公過化之地無不尸而祝之獨本府未有專祠附庸學宮而已其於崇祀勵賢見謂缺典郡雖窘乏而事關風化曷敢弗力乃卜范氏義莊之東義宅隙土鳩工度材爲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其祠密邇學道書院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屬親蒞及遇月朔則山長率諸生往拜焉先擇公之後賢者一人爲掌祠若郡計稍舒別圖收教其子弟并以附于書院已涓九月十一日立木候成舍采奉安外所合具申朝省照會仍乞劄下本府照應伏候指揮

省劄

照得知平江府潛提舉申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獨未有專祠今卜范氏義莊義宅之東隙土爲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畝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已涓日立木候成奉安外申乞劄下本府照應合議行下

右劄付平江府照應仍具所撥田畝數目尙書省准此

咸淳十九年九月

日

與免科糴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吳縣申具致范令公義莊田八百九十七畝。每畝勸米三斗。計米二百九十二石一斗。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迺風化之所關。與免科糴。仍帖報兩縣收册拘錢。須至行遣。右今帖吳縣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册并糴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日帖吳縣勸糴官。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長洲縣申具范令公義莊田二千二百七十一畝三角。每畝勸米三斗。計米六百八十一石五斗二升。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迺風化之所關。與免科糴。仍帖報兩縣收册拘錢。須至行遣。右今帖長洲縣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册并糴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日帖長洲縣勸糴官。

祠設教諭

省府范文正公祠。

照會本祠。見闕訓導小學教諭一員。今帖請李前職夢文。充本祠教諭。請照應。日下供職。具遵稟狀申。至元十三年閏月。日帖。

帖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提督范祠袁。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副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提督范祠石。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范士貴狀告。年壯無疾。係先賢范文正公嫡孫。見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莊。

義學勾當。卽目在太平山住坐。先世文正公捨宅爲路學。作養人材。置買義莊田。養贍宗族。及勸義學。以教子孫。有墳山梯己田地。並隸本路屬縣。亡宋時。及歸附後。俱蒙軫念。先賢後代。本處官司。會驗舊例。除納稅石外。一切差役科折。並行蠲免。後因吳縣及長洲縣司吏朦朧。科折糯苗。士貴狀告本縣。次經本路。俱蒙受理行下。合屬改正。止納一色造粳。又於至元十七年六月內。有各鄉里正人等。欲將義莊與民田一例。科助役米。遂經本道宣慰司。并按察司陳告。蒙追索本路文卷。檢照得范文正公置買上項田土。初非私己。正欲永遠養贍宗族子孫。義所難及。自前至今。既不曾設著科役。難同民田一例施行。牒本路行下。合屬除免間。再具狀經行中書省陳告。蒙受理行下。本路照勘是實。依上蠲免。毋得科率違錯。總府除已遍榜合屬外。又於二十年三月內。經省府陳告。給蠲免文據。奉省府鈞旨。送浙西道宣慰司。照勘依例施行。毋得違錯。奉此。蒙宣慰司照勘是實。劄付本路行下。合屬依例施行。除免一應科役。就便出給文憑。付士貴收執。照驗外。近欽奉聖旨。節該在籍秀才。做買賣。納商稅。種田。納地稅。其餘一切雜泛差役。並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加存恤。仍禁約使臣人等。毋得於廟學安下。非理搔擾。欽此。凡是儒人。旣例蒙存恤。蠲免。况本家裔。忝先賢。世居吳郡。先文正置立義莊。義學。以教養宗族。凡冠婚喪葬。咸有所助。迄今三百年。流傳不朽。人皆慕之。本處官司。尙以義關風化。每歲舉行祀典。實與其他儒戶不同。但士貴雖已經行省陳告。行下合屬蠲免。止是本路備舉。出給文憑。付士貴收執。竊慮歲月深遠。官吏更易。仍不准行雷例。科率搔擾。告乞出給公憑事。得此。省府除已行下平江路。依例除免本戶雜泛差役外。合行出給者。

右付范士貴收執准此

爲范士貴告科擾事

至元二十七年 月 日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近據平江路申准本路總管董嘉議關伏見先賢范文正公世家吳郡勳德事業著在青史以地建學撥田養士實其剏始吳士德之其三世祖父墳墓俱在本路管下皆封太師國公會賜忠烈廟額每歲本路致祭甚虔置立義莊義學至今三百餘年規模如故若加旌表實爲砥礪風俗之本移准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分司牒如准所言允當申乞照詳得此移咨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回咨送據禮部呈照得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准集賢院關備國子監呈范士貴狀告先賢范文正公六世孫提管本族義莊義學養贍宗族垂三百年世守弗墜歸附以來蒙官司軫念先賢之後除納稅石外依例與免差役後因司縣官吏更替不常其間不無動搖雖蒙江浙行省行下合屬欽依聖旨事意蠲免一切差役及出給公據付士貴收執有長洲縣司吏仍復以和買爲由攪擾不安終未有都省存恤明文司縣得以玩視告乞優加存恤施行本監參詳范文正公以文武全材實爲當時之名相置買田宅養贍宗族足爲後世之良規三百年來子孫猶在若加存恤實爲聖元仁政伏乞照依先降聖旨除商稅地稅其餘一切雜泛禁止相應得此本院議得范文正公古之名相置買義田子孫世守不墜如准國子監所擬實爲相應准此本部議得范文正公前代名臣置田贍族垂教後世不爲無補如准集賢院所擬移咨行省照勘如委係范文正公親族欽依聖旨除免雜泛相應

具呈都省照詳去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宋相范文正公致君澤民之術。具載方冊。所設義莊義學。資給宗人教育後裔。至今規模不墜。其於世教不爲無補。宜咨行省。禁治諸人無得煩擾。所司常加優恤。外據旌表一節。既有忠烈廟額。似難別議。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劄付平江路總管府。依上禁治。令所司常加優恤。外合行出榜。禁治諸人毋得煩擾。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

右榜曉諭諸人通知

大德 年 月 日

泰州據前安慶路儒學正朱景新謹呈。竊見西溪范文正公祠堂。係是宋時天聖年間。文正公監西溪鎮。買納鹽倉之日。因見瀕海田土。被海水侵鹹。有妨耕種。乃相度此地。宜剏捍海堰。以救護良田。遂作程度計料。文書申覆上司。達知朝省。就任遷范監倉。知興化縣。監督人夫。剏築捍海堰於西溪之東。計長一百四十六里零六丈六尺。其高一丈。其闊二丈。爲則用磚包砌。截海水於外。護良田於內。自後海陵興化鹽城等縣。田土皆得種蒔。不特百姓有糧。及諸鹽場亦賴以培養。剪燒氣力者。今三百餘年矣。亡宋年時。鄉人告於官。而立文正公祠堂於西溪。以報范公之德。已經年深。至歸附後。毀廢祠堂。大德四年前。前任海陵縣丞白將仕等。收買屋料。興復起蓋祠堂。重新裝塑賢像。彼時蒙海陵縣。曾出榜文。禁約諸人毋得沮壞祠堂一節。今爲年深。前榜不在。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在祠堂毀壞牆壁。塞淤糞草。地上掘取泥土。多端侵損。卽日再行修整。若不呈乞出給榜文。付祠堂張掛。省諭諸人。毋得似前沮壞。誠恐日漸毀壞。前代名賢遺迹。不便據此合行具呈。

右秦州西溪書院禁約

據前真州儒學學錄朱景新狀呈。竊見秦州西溪范文正公書院。昔因通秦兩州之地。東臨大海。每遇風濤大作。直抵城下。人被其苦。亡宋天聖間。公監西溪鹽倉之日。遂築捍海堰。橫截潮水。自後鹽農俱受其賜。爲此立祠於西溪。歲時致祭。積有年矣。自歸附後。廟貌頽圯。迄今未整。若不重爲修理。恐負上司美意。今欲興工。慮有一等不知禮法之人。攪擾沮壞。未便乞出榜禁約施行。得此使州合行出榜。如有違犯之人。仰指名告官。取問是實。痛行斷罪。所有榜文。須至出給者。

大德五年二月 日

右秦州榜文

中書省准河南省咨言。秦州海陵縣西溪鎮。前宋范文正公仲淹所建書院在焉。當其還朝。民爲立祠。以報其德。經二百餘年。至元歸附。學遂廢弛。大德間。姜國英以己財重建祠宇。乞令本儒主領。相應中書送禮部議。既經本道廉訪司體察。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延祐二年 月 日

遺文

文正忠宣父子諸公道德充積於中。著於勳業。見于文章。其片言隻字。皆有裨於治道世教。非若世之文士。徒枝詞琢句。務爲工而已。故今於諸公之文。雖有數語。亦必記錄。使人知范氏之不朽者。蓋在於穆叔之所謂立言。而非宣子之所謂世祿云。

與中書論責劉琦事

忠宣公

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又寧。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純仁爲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主上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卽時論奏。旣許風聞言事。卽是過失。得陳而柄臣遂摭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己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難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切。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之術。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徒。棄公論爲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卽謂賢能。所以薦薛向爲周才。指呂誨爲無用。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振苗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道虧。但欲見容雷同。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今則一切依隨。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辭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

臣所爲安得政令無失。按此篇亦見言行錄中。但彼以爲上神宗。而此以爲與中書。兼詞語亦多不同。故重出之。

論王覲不當責疏

忠宣公

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各一一竄逐。浸失朝廷清淨之體。所有先降貶責王覲文字。臣未敢簽書。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乞謫臣補外。臣雖一身斥遠。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所補。不辜東拔。則死之日。猶生之年。

王氏語錄序

忠宣公

先生名伋。字孔章。希逸子。其號也。自唐中葉。世司天文。能先見藝祖祚曆之象者。先生之世祖也。族居京師。有年矣。以議金鷄曆出江西。故先生爲江西人。明經取青紫。佐雍熙者。先生之志也。不幸試南宮。偶遺乃蘊所學。以紹箕裘。交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蔽賢。象數已著。吾人苟獲漏網。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咸服其明。嘗病卜相之術。雖可與醫同試見效。然於人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詭誕。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使與儒家不相角立。曉迷惑。俞爲有力。異乎太史公所謂流者遠矣。又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此又可以見先生之博物也。一日。葉叔亮集其語錄。以示丹陽叟。嘉其純正。不爽時譽。出處之節。無愧古人。因援筆以書左界焉。叟謂誰。范其姓。純仁名。堯夫字。先生故人也。

〔論太廟增室事云〕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禮記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蓋七

世定於廟數之中。不緣所事之人。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云者。特因廣數。以經禮言之也。國朝自禋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延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來太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者。况唐文宗卽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在後無違。將來大行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

〔恭獻公議南郊合祭云〕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神宗皇帝。考援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者也。又言春爲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爲陰。故以七月迎於西郊。聖人有作。莫之能改也。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夫野叟。猶怪以駭。而况於鬼神乎。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方澤也。而合於圓丘。用夏至也。而用冬至。益何以異。此合祭肇於漢末。其言不經。朝廷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

〔龍圖范純粹論西事當改圖云〕元祐六年九月。奏准樞密院劄子。夏國旣失恭順。又復已絕恩。必須輕忿。日以擾邊爲計。更須別圖方略。元祐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處邊畫者。莫非以禮義爲本。以恩信爲先。一切容貸。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兵之卒。未嘗減罷。金穀之費。未嘗省羨。備禦之計。未嘗簡弛耳。且彼所求。我必與之。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不爲它日之患乎。失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願並以元頌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戒飭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固所

不可護邊待敵。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尙能與中國久抗乎。以歲月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又論熙延與夏國所畫封疆事云〕臣聞熙延兩路與夏國所畫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于欲速。故強寇要素。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夷。固爲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乘常計。至乾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賈販貿易。隨已豐富。雖脩甚恭。蓋亦爲自資之計耳。朝廷卽遣使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爲賊所窺。果聞侮慢。使人不卽稱謝。與兵入寇。延渭破殘。反覆不恭。宜在殊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只委邊臣。謂之要約。示以閑暇。使之望望然。惟恐拒而不納。則輕重之權在我。事旣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彼旣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之人。賜汝旣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爲此計。聞其有請。卽許造朝。使人旣至。朝廷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許可太輕。旣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執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皆著于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則彼尙何所能爲乎。今謀約不素明定。彼以疲殘百餘人。塞責而來。我乃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四壘卽付。卽以平輟熙延二境。始議畫疆。顧不曉乎。先已然者。固不可追。今可爲者。審究徐圖。尙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城。重有邀求。又聲言與西鄰爲合從之謀。將以重我。外議謂朝廷不以爲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故不在賜給之限。今乃欲局目前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斥候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過敵。道路梗澀。連

餉艱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詔旨不與之地。徒虛名耳。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圖也。聞梁乙逋用事之久。元祐二年。三寇涇原。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不出一騎。使席卷而歸。後乃悉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每語人曰。嵬名家人管國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黠兵者。欲使朝廷憚我。而爲國人求罷兵耳。昔元昊叛時。雖數遣人求和。而故爲悖慢難從之議。朝廷旣不從。則語衆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戰威力。乙逋今乃効之。今朝廷旣議貶絕。宜作邊帥草檄。以淺近易曉之言。具道乙逋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兵于不得已之意。令諸路多作木印。棄于賊疆。不惟可以伐狃衆怨之謀。又足以激怒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庶有衆怨叛之理。朝旨但欲使近邊之人。不能著業。臣已謂未足繫彼國之要害。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莫知所備。斯可矣。欲如是。當令諸路帥臣。公心叶力。謀議相關。一路將有所舉。則諸路陽爲點集出兵之勢。以留對境之備。則實出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守迭出。則彼所備者。勢分而力勞矣。又自來諸路。多招納降人。自元豐以來。諸路所納。不爲不多。若謂可以耗彼力戰之人。則夏賊舉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耗也。若謂可以助戰。緣降人出入。將帥豈敢全然倚仗。計口給食。坐耗邊穀。借有地土可給。亦妨占弓箭手請射之田。其間仍多姦細緩急。漢界有所舉動。則猝然逸去。致漏機事。有害無益。將求漢兵迭出。宜悉止絕。以清久弊。朝廷如果令諸路互出。銳兵撓賊。當密戒諸路帥臣。每有所舉。不用過爲祕密。略使兵聲先出。勢若大舉。使彼衆得以遠避我鋒。然後出偏師。以信其聲。則其誰敢當。要使數百里野無得耕之士。衆無休息之期而已。又申嚴博易之法。以絕市貨。則困賊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殺而爲利也。

〔又乞修明元頡戰守約束云〕國之所以前坐制西夏者。誠由連城北帥。並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副。聲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遠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足。上下交相爲用。而無有偏廢。此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畏者也。昔寶元康定用武之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隣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救涇原。屢覲可憂之患。見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參定戰守約束。頡降諸路。實用其策。非因徐禧計議邊事。輕有改張。遵行之初。自罹其害。蓋兵家張耀聲勢。左牽右制。古所不廢。固未聞兵寡兵乏。不假聲援。而能獨勝者也。今邊事未平。虜情難測。伏望朝廷深賜詳度。檢會臣前奏。及元頡戰守約束。再如修明。〔又奏答訪問所問邊防機事云〕准詔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入。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亂交攻。日相屠害。若有投來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聞奏。臣除已依朝各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顧何足以語此。臣早膺使任。久在邊徼。探撫審料。在朝廷正宜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日。尙何此策之議哉。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尙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不爲爾捕寇也。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爲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雛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秉常父子有國。緜久。國人歸心。今諸路謀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主其國者乎。豈遂甘心爲梁氏子。臣屬乎。

「又奏乞那差將兵云」紹聖二年。呂大忠乞赴闕。願早降指揮。始朝廷劄下熙河。范純粹預行措置。建汝遮堡。有如修建定遠城之類。相機便行。以乘伺間隙。修建之時。卽趁時併功興役。伏奉指揮。昨修定遠城。下除本路將兵。盡數調發。照應防托外。更蒙朝廷指揮。下秦鳳路。那將兵三二萬。於通渭砦側近。擇利駐劄。照應萬一西賊犯境。於本路將兵。其力枝梧。及下涇原環慶路。各於本路差定兵將。頒及萬人。已上。沿邊擇利駐劄。大張聲勢。使賊疑懼。不敢併於一路作過。將來萬一遂舉汝遮之役。除本路兵馬。斟量調發。防托外。乞朝廷預降指揮。下秦鳳涇原環慶路經略司。各令密切。依昨來修定遠城例。差那將兵。預作準備。候見本司關報。卽於逐處沿邊駐劄。照應。

貼黃稱。仍乞下逐路帥臣。別以他事爲名。密切爲備。雖弟子官屬。並不得預聞。庶無漏落。

「又奏蕃官李忠傑等事云」准樞密院劄子。蕃官包順。包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許時。暫赴闕。臣赴任之初。准朝旨體探。招納邈川河南人戶等。蓋自范育在本路日。曾有遣納趙嗣忠之議。又种誼還自京師。昌言被旨招納。緣日有阿里骨般。次買賣。向者謀議。不容不知。今醇忠之子被召。恐多猜疑。於臣所放機事。有害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未敢遣赴闕。并免與功多蕃官。別有形迹。及李忠傑。見體量將入界。捉來首領。却送過天都等事。臣輒從宜。將行出文字。節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姓名。止將包順。包誠。差使臣押伴赴闕。其包順。包誠。今來朝見。如欲示旌勸。只乞賜與金帛。願留官爵。差遣。以責來效。及乞不以邈川河南情僞。詢訪。逐人恐有漏泄。詔阿里骨。見差般。次赴闕進貢。所有前後經營。青唐指揮。更不施行李。忠傑三人。別聽朝旨。其體量李忠傑事狀。如無顯迹。卽不得少有枝蔓漏落。致使危疑不安。

「又奏牽制西夏事云」牽制之要當於平日先探知彼界人戶團聚虛實之所遇事決策前去指其巢穴攻其必救則解圍制寇不致虛發緣諸路帥司所出牽制之兵止於一路而賊之大衆勢必十倍既衆寡不敵則牽制兵馬所行分須與賊兵聲勢相遠彼犯我東我出彼西進退之際不相逢迎庶無取困之慮今熙河秦鳳路地如犬牙兼秦鳳一路止有雞川兩寨之地係有邊面受敵之處若西賊舉衆欲秦鳳兩寨須經由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一帶山谷分頭南來此外更無他路如此則賊兵未至秦鳳已先逼近本路通遠軍通渭砦一帶邊面地形道路披圖可見除通遠軍蕃漢兩將人馬自須戒嚴以防侵軼不惟難以內自空虛引兵它出外所有熙河蘭岷等處漢兵蕃馬雖是可用緣本路對境惟東北天都山南牟會打繩川劉子一帶方是西界人戶團聚住坐之所指此而進即行兵之路却須自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或石硤子等處結陣前去乃在賊兵歸路之外聲勢甚逼彼雖已犯秦鳳若探知本路兵行不遠必是引衆而還遂出我師之後即見我之歸路立見梗絕甚非安全之計蓋本路在夏國西南極盡之處除天都等處路與賊迫近不可經畫外捨天都而西即全無人戶住坐如蘭州正北屢經漢兵討蕩具見的實決雖無利可乘恐徒有塞命之名枉致勞弊以此推較蓋諸路地形遠近不同而夏人團聚居止疎密有異故攻取便利理難一體本司今相度除賊寇河東鄜延環慶如探得天都一帶別無大段人馬會聚本路可以出兵牽制外如西賊併兵寇犯秦鳳路即本路兵馬止可於白城谷災竿堡左右照應相度賊勢覓便攻擊或會合秦鳳之兵共力掩殺如此則兩路兵勢相合賊必不敢爲深入持久之計所費不失機便伏緣今降朝旨定本路不許策應只令牽制有此利害深慮緩急申請不及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撥

貼黃熙秦兩路既相隣接則形勢一同今秦鳳之於熙河既不可牽制只可策應卽熙河之於秦鳳利害不殊並乞驗會本路前後所供對境圖籍卽見逐地名道路形勢利害牽制策應之法中間久廢因臣在環慶累曾論列方蒙朝旨下諸路頒行臣等曾預先探知西界人戶團聚之所後因賊犯鎮戎係在涇原西北與環慶相去三百餘里臣曾搗虛破賊於曲六律掌俘馘甚多遂解鎮戎之圍比其歸護巢穴則我師還塞方纔一日僅免阻扼轉戰之患是時若賊勢稍相附近卽歸師難保伏乞朝廷更賜照察

「又奏分兵守汝遮云」樞密院檢會已降朝旨下熙河蘭岷路乘機會修築汝遮去訖近節次據本司奏乞修展蘭州西城及定西定遠城雖已各降指揮依奏三處所用功役萬數不少慮本路於修建汝遮有所窺避將來以此爲名致失機會昨者本以三處城圍全闕增展或見今人馬暴露或緩急矢石交通無計保民日憂招寇念汝遮大役既須候可乘之機則廂兵數千不當廢他壘之用兼汝遮役所地里非遙候其進築有期立可移兵前去恐慮偶爾及此於理合具奏心實無他事屬兩便臣所以且以修築蘭州定西定遠爲名分擘役兵前去使衆人明見逐處興作庶解夏人之疑比至汝遮有機可乘則役兵皆在隣近委實安便

「又奏蕃官改姓云」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嵬名山爲趙懷順朱令峻爲朱保忠是也後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略司不止遏據狀申解省部亦無問難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爲白守忠兀乞爲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自改作漢姓如盧峻之子爲周俊

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扳援陳乞。無故自便。衷私撰改漢姓。竊詳古者賜姓氏者。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也。今反使夷狄醜類。無故自易姓名。混雜華人。若年歲稍遠。則本源汨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別異類也。欲乞諸路蕃族。除係朝廷特旌寵賜與姓名外。卽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有今日不因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各依舊如允所奏。只乞作朝廷訪聞立法行下。

〔又論交移生口事云〕樞密院言環慶路將兵與夏人戰。俘馘老幼婦女。范純粹選留。仍揭榜諭其親族。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導者。人賞以絹三匹。十歲已下二匹。交換生口。若施之於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無所不可。緣夏國方爾悖慢。與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棄絕。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應敵不暇。或擾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或反間用權。或旁行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動搖。則其凶酋必使改輒。然後邊釁可期於止息也。若於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換。卽恐體勢不重。有害事機。廉訪聞得西界。凡是捉虜到漢界人口。並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於近裏去虜監防羈管。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橫山一帶人戶。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願遵朝命。亦何緣於近裏取得羈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又論治平兵馬與今不同〕元祐三年癸亥。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略。授逐路帥臣。講求困賊之策。竊詳治平年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項。遣應次第。卽與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大意而已。使西賊於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邊機難以預定。貴在臨時處決。卽先事無可預陳。所有準備西賊。互有酬賽防庇邊民一節。卽不異見今備寇之策。

「又奏乞訪問州縣闕食去處云」臣訪聞得本路州縣民間甚有闕食去處及逃過主客人戶數目不少蓋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以後調發顧卒凋弊爲甚而保結團教之法方此推行兼民間以邊事未平妄意私愛加之向春闕食遂此流散深慮關陝根本益致殘弊所繫不經如蒙施行只乞作朝廷訪聞內賜指揮。

「又奏乞榮賞曲珍」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兵將官不務公心不以隣路被寇爲己職或量以少少軍馬或故爲迂遠備禮塞命遂致永樂之禍臣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累論列三年間方蒙朝廷定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月初五日晚得涇原路報賊公牒臣於是特遣委曲珍已下點兵束裝翌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大破賊巢賊衆到漢界三數日解而去者珍之功也今來受指揮臣並未敢輒以語人欲望聖慈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將官曲珍已下支押賜合得銀盒茶藥見朝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於本路士氣足以激勵稍厭人情不爲小補。

諸賢贊頌論疏

「韓魏公遺事云」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韓公與孫元規龍圖書云。近方知希文留徐將治。已差下人致書藥詣徐。及裁記爲慶。遞中忽領來教。且承希文疾遂不起。聞之驚慟。數日不能飲食。忠正大賢。天下屬望。平生素蘊。未得紓盡。遂至于此。深可哀哀痛痛。所幸者。到公治所後事。得仁者盡力幹辦。亦賢者之先識。希文瞑目無憾矣。今專差人致奠。如公未發告。令一幹吏同辦之。幸甚。

富鄭公稱之爲聖人。

石徂徠比之爲夔高。

張橫渠謂才氣老成。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正。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歐陽公手自記曰。修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修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憾而共力於國家者。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

石時輒削去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每歎曰。我亦得罪於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於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邵氏聞見錄曰。歐陽作碑辯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勦力等語。歐陽殊不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碑中文字。令人恨之。

〔歐陽公論小人讒沮范富諸賢云〕韓琦仲淹富弼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弼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思報。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耳。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此等之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行事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日見成功。

〔歐陽公論范公爲衆所推云〕韓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思信尤爲衆所推。今若令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濟大事。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可以還朝。既先弭於外。庶可漸修於缺政。

〔歐陽公論四賢不當罷疏云〕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一求瑕。唯指以爲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

而一時盡逐。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慈。臣請詳言之。杜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正。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各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爲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讓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誣矣。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

蘇子美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郢中。歐陽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貶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寬其遠邁也。

朝野蔚多士。衰然良可羞。伊人秉直節。許國有深謀。大議搖巖石。危言犯采旒。蒼黃出京府。憔悴謀南州。引黨俄嗟尹。移書遽竄歐。安慚言得罪。要避曲如鉤。郢路幾來馬。荆川還泝舟。傷心衆山集。舉目大江流。遠動家公念。師魯父作牧於東川。深貽壽母憂。歐陽永叔之母垂老。橫身罹禍難。當路積仇讎。衛上寧無術。亢宗非所優。吾矣思正士。莫賦畔牢愁。

〔蘇子美上文正公書云〕舜欽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己之能否。事之重輕。隕命捐軀。無問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裨說。皆掇之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舜欽竊謂其勇。

敢敦氣節。則有餘。至于成就大計。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舜欽自少。小迨於作官。所爲不敢妄。必審處己之才能。而傅會于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閣下開置幕府。收策志慮英犖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重器。資羣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誤有采聽。將引猥瑣。置於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舜欽非不知依閣下之重。可以取先價而自振起。設臨機事。不能有所建弼。恥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恥也。况於傾撓哉。及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舜欽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德。懇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舜欽雖至冥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夜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喻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己。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就危隘。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貳於人。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除。未必中閣下之度。以舜欽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際。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爲經略。則自陝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或不能仰制關中事。則可慮也。蓋關中之俗。大抵強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方今盡取鄉民。藉之爲兵。得操弓矢。以自肆習。往來道路。與寇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小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耶。况煩細迫。而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化陰陽之和。今雖稍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者化而爲寇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吳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

救關中之事耶。故舜欽謂西羌不足憂於關中也。近日竊聞隣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積聚。朝廷卽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舜欽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互市。閉之沙漠之外。俟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咨。與競尺寸之地。非大國之體也。舜欽返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狙豪髮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羌虜常以伏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爲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奸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頓而墮。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水。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敵之敢亢耶。懸料古人所難。况舜欽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膈臆于內。萬冀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幸甚。窮邊寒苦。乞加練護。不任懇激之至。

〔又答范資政書云〕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封到。閏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言可喻。舜欽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人之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快讎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欲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來吳中。旣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蟹之美。兗州有田數頃。郡中假回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閒曠。得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苦奧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萌而不之見。宜其悔焉。况舜欽性疏且拙。

疏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則臨事不敏。無所施爲。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功續。徒自勞困。而無補於時也。衣食之勿止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譏察。而責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飲食起居。皆自適。內無管。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天之刑者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効歟。舜欽旣廢于世。本當於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踪跡。一至於人間。因閣下之教。丁寧委析。不得不具道所懷。幸閱察焉。

〔又答〕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幽患之故。寘之坐右。一食二誦。嚴然如臨師保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隕穫之苦。專人至。又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裕。且謂某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於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艮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之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伸。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於行。蹈此機穽。今旣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處謙讓。引去。偃息藩鎮。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於胸中。因時而發。大芘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明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之所愛念耳。閣下其察之。

〔又上范公書云〕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下。舜欽伏觀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期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弊。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爲愚。唯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下聲名。出入甚於讎寇。然駭於

羣議暗鳴伏毒。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閣下之失。將以快意相決。羌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閣下之議。用閣下於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舜欽嘗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爲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踊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爲。未及半年。時舜欽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時尙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舜欽始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扇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不復避人矣。舜欽始疑之。是何知於前。而昏於此耶。而又爲辯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舜欽又當閣下之薦。不復可與衆辯矣。與之合倡。實不忍爲。但惻然愧羞。暗不復言。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爲知己死者。以此也。舜欽又竊觀閣下所爲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堪爲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於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爲高世之名。未見爲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鑿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常。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饑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舜欽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加於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於左右。非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於國實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僥一時之利。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嘿。願望而不

爲則不唯國計漸墜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纖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人。疑惑有名之人。又天子不肯采議而用人是不爲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於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爲。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含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絕異遠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於朝廷之利甚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矣。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墮。此古人所以珍重寸陰。而皇皇於立事也。若蹉跌失時。齋泊前志。則抱恨萬世。爲來者所笑戮。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又諫乞不責范孔二公疏云〕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羅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縵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齊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疏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閑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榜未削。欺罔旣成。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

〔蔡君謨奏乞遣范公巡邊云〕聞已差范仲淹宣撫陝西。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不

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范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經制事宜，關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故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又論范出於韓之右〕又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私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內一外也，曰：皆留在邊也。臣竊謂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況在陝西，民既倚賴，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

〔段少連諫范仲淹不當責疏云〕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心，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罰，中外皆以爲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冤。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不報。

〔閻顯撰公眞贊曰〕英英如神，巖巖如山。仁義道德，盡於顏間。大忠臯夔，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嚴廟。

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巍。元遺山贊曰。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孫圓曦爲之贊云。以將則視管樂爲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爲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呂中論文正公爲本朝人物第一云〕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而范公已卽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呂中論韓范同心云〕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爲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與中國易馬之時。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遜在政府。王夔在密院。夏竦帥涇州。范雍帥延州。爲相則無補君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譏。本兵則不習邊防。而忘曩日曹瑋元昊必反之言。爲帥則師無功。而徒以墮虜人詐和之計。當夷簡旣入相之後。與仲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日之補過。亦可書。此仲淹所

以樂爲之用也。自夏竦未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平之敗，范雍奪節，鉞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爲四路統帥，三歲擁握大師，未嘗身履行陳。自夏竦旣罷帥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鄜延於龐藉，分爲四路，各任經略，聲勢相援。此元昊不復有深入之謀也。韓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則主於攻，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開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於輕戰，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待其斃也。然至於協謀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歸矣。

〔東萊先生治體論曰〕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爲慶曆元祐之緩勢，自文正范公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爲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矣。始於明黜陟，重命令，當時之言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則以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則以十一月丁亥行，館職之法，以癸未行，公田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絲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說，或著爲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徙，已不悅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元祐之法不變，使文正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文正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爲之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機，於是乎決矣。

〔楊龜山龍川志曰〕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

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爲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朱文公言曰〕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潘時舉。

范文正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李儒用載法。語會元。

〔朱文公曰〕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朱文公跋范文正公與姪帖云〕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敬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爲能充其名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交私之漸者。引而伸之。又非獨効一官之守者所宜知也。候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刻真坐隅。以自警省。熹蓋三復焉。而歎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謹書。

〔朱文公論文正公振作士氣曰〕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爲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朱子類語。

又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

此遷轉卽是公如此遷轉卽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又論文正公解仇事云〕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歡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聚談所記說得更乖。熹謂呂公方寸隱微。雖不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旣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常自謂無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旣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川時。歐陽公爲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頻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旣不好看。看亦

不信也。

〔又論范文正高處云〕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爲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傑出之才。熹嘗謂天生人才。自是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字懨懨。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熹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又論夷簡無相業云〕熹嘗說呂夷簡。最是個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何者。善處置爲相。正要引進人才爲先。使四夷聞之。知所聳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蹶弛之士。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挨與范公文正。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子蒙。

〔又論文正有好議論云〕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衰將去。遂成風俗。熹問。已前皆衰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衰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

作和中。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胡文定公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大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熹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又論文正公氣貌如何云〕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可學。

〔又論文正公精密云〕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熹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妙。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又論文正公待士〕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攜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公。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迎之云云。個。

〔又答周益公論范碑曲折書云〕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得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而慮失天

下之事。或終至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後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旣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某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旨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托爲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旨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夏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

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皆亦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如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蹶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爲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顯跡。不可掩。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卻。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旣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爲自托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爲無有。愧負幽明。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未有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墨莊。文正公五世孫。况龍川楊龜山先生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爲歐陽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

書歐公。具道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跡。而俟歐公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爲其彼之明白。而直爲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爲。以爲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爲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論韓范諸公不苟同云〕諸公平居相稱。若尙同也。而議事。則公言無私。不害其爲同。上前爭事。若好異也。而下殿。則如未嘗爭。不害其爲異。仲淹欲宥滕宗諒。杜公曰。不可也。非異仲淹也。恐紊人主之操柄也。富公欲罪晁仲約。范公曰。不可。非異富公也。恐導人主以嗜殺也。韓公欲擊西夏。杜公曰。不當擊。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修邊備。富弼料九事。且言契丹必不來。君實景仁。以兄弟自號者也。而鍾律之議。終其身不相下。韓范素號相得者也。而城水洛之議。互爭沫渥之是非。是數公者。其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

〔文論呂范交際云〕且朋黨之倡。其萌於范呂交際之時乎。謂申公爲小人耶。爭宸妃誕育之功。而喪於成禮。當宮庭避災之頃。而願望清光。乃拜手疏八事。如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下佞士。直得大臣輔相之體。而其大者。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是未可以小人之訾也。謂申公爲君子耶。敕有司不受臺諫。

夷簡倡之。戒百官越職言事。夷簡主之。罷相之後。密表之。頻奏。內侍之陰結。是失大臣進退之義。而其大者。因私憾而預瑤華之議。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純於君子也。仲淹之比肩聯事。豈能帖帖阿附。而爲詭隨之態乎。方其姑蘇召還。正愜公議。待制之除。俾仲素蘊而處鈞衡之地者。思有以陷之。以侍臣噤其口。以劇務撓其心。然百官之圖。四論之獻。凜然生言者之氣。大臣不堪。遂以朋黨目之。仲淹於是。有鄱陽之行。是行也。李紘。王質。載酒往餞。而欲附黨以爲幸。歐陽修。余靖。尹洙。抗疏力爭。而願同貶以爲榮。仲淹何慊哉。以至韓琦。救蔡襄之詩。程琳。議黨人之誘。若谷。卞君子之類。此皆營救仲淹也。惜夷簡之黨勝。仲淹之黨不勝。至使受知薦主。方爾從坐。同年進士。又相繼出。諸賢皆以朋黨逐矣。至仲淹。陝西召還。稍愜公議。日夜謀畫。圖報主知。然按察之令嚴。磨勘之法密。未有愜僥倖之意。小人不悅。再以黨論之。仲淹於是復爲陝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國。讒者益甚。賈昌朝。主王拱辰。而逐益柔。仲淹所薦也。錢明逸。論章得象。而去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陳執中。因孫甫。而去杜衍。杜衍。嘗爲仲淹言也。邸獄之起。朋黨作仇。一網之打。私徒相慶。雖歐陽公。以去國之身。懷不自已。抗疏力言。至謂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未嘗不忠于國者。而大勢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爲夷簡黨目之所斥。諸賢尙有左袒。及仲淹再爲夏竦黨論之所貶。諸賢皆爲倒戈。蓋夏竦用心。慘於夷簡。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復希執中也。然嘗反覆史傳。竊謂黨禍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君子之風。附君子之名。不得盡其辭責。故嘗妄爲之說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爾。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

以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喪。孰肯以邪曲自毀哉。如必過爲別白。私自尊尙。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爲君子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謂怪鬼壞事。韓琦亦謂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見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至李德裕朱崖之貶。一報一復。凡四十二年而後息。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待遇臣下。恩亦至矣。夫豈無藥石以碱砭之。湯沐以櫛治之。未幾雲開日出。所廢之人。尋卽召用。所罷之官。隨已復職。如范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貶。其始也。雖爲之下。朋比之詔。及西事之興。不惟宥其過。而且大用。杜富歐余。以邸獄而盡去。始者所行之人。雖盡廢黜。而陳執中旣罷之後。諸賢復召。而或畀之鈞衡。或列於論思。氣類相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和。諸賢何憾哉。

〔又論元昊所以臣服云〕蓋自天聖中。曹寶臣嘗語王黼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捍語之。時德明尙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寶元以來。逆雛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懷敏福平。以將自詭。有先穀剛愎之態。無充國老成之慮。其勇而無謀。不能辨事。當時識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設心措慮。但欲進擊。一聞持重堅守之師。則柄鑿矣。自爲總帥。端坐長安。四路軍政。遙聽節制。其誤國債軍之罪。自不能掩於張方平之一疏。由是好水之役。任福不能嬰其鋒。定川之役。劉平不能遏其勢。遣使至境。范雍不能明其詐。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其欺。當其時也。天子不得怡。宰相不暇食。百官不敢退安於私第。中書置議事之廳。羣策集經略之幙。韓公不肯袖手於大事。當決之時。富公不肯結舌於虜使。可斬之日。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略展布於代回國事之頃。請出兵者。有呂夷簡。言官兵不如鄉兵者。有田况。身爲體量使。而知四路屯兵之數者。有王堯臣。王守忠。監軍之命不行。夏竦通曉。厮囉蕃族之議。

復寢。張奎鑄錢之請既上。歐陽修通漕。運擢商賈之策。復施。我常有以破元昊。而元昊終不請降於我也。以鄜延一路觀之。狄青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永平。入金明。則見困於周美。至延州。則見摧於王信。以涇原一路觀之。虜寇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虜在自豹。任福克之。制其兵。以河東一路觀之。在麟州。則張元易旗幟以誤敵。其衆大潰。在府州。則張旨築城陴以堅守。其賊果遁。至環慶一路。所在自爲守備。相爲牽制者。又非諸路之所能及。青澗既成。則以种世衡懷瓌州屬羌。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大順未城。則以范純佑促慶州版築。自是城寨截然。虜不敢入。一韓一范之謠。屹然爲天兩柱。蛇豕膽喪。犬羊屏息。有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保其無他。而輕許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來奏事者四。然後賜警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之間。勉於支撐拯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廢惕厲憂虞之心。擇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諄諄然綸綍之明揚。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鯁然搢紳之論。奏募入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擢節三司用度之數。蓋其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救敗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追遠討以強兵。而來懲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急征暴斂以豐財。而量入爲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足。每觀夏竦范雍。經略西事之日。與韓琦范仲淹。經略西事之日。勝負利鈍。大略可攷。信守備。亦惟其人而已。不然。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所自耶。

劉漫塘先生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語錄。

諸賢論頌

忠宣公諡議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級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予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余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禍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問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不得已。何用應舉。范

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勵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如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爲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爲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種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詒尙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種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

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並進。而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熙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又論徽宗不及相忠宣云

王侂

臣侂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于謫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旣已悞矣。於是改過不吝。以彰信兆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二駕遂狩。而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臣侂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

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跋文正公道服贊

文與可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口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觀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尙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闕茸。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爲人所稱。燾之不材。舊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顯兵柄。所有書命。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爲別敕行下。又言。臣聞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親。罰當罪。則姦邪止。陛下。一日逐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爲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燾之進。則未有所當。此臣所以當力爲陛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當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

送范德孺知慶州

黃魯直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薤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麒麟地上行。潭潭大度如臥虎。邊頭耕桑長兒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旂旗擁萬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

用折筆答羌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可發一笑

黃魯直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笑直成夢狂歌或似詩照灘禽郭索燒野得伊尼早晚來同醉僧窗臥虎皮

黃魯直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潭潭經略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窟官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黃魯直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

少日才華接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未應白髮如霜草不見丹砂似箭頭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漢家宗廟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諸賢詩頌

廣德司理詩

孫莘老

維持狴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論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游百花洲盤礴文正祠下以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爲韻賦十詩

黃魯直

其一

憶昔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其二

羊生但著鞭。勿哭西州民。故有不亡者。南山相與存。

其三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其四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悲風韻高木。

其五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江鷗會人語。

其六

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其七

委徑開謠俗。高丘省他作。昔游非苟然。今花幾開落。

其八

在昔實方柄。成功見圓機。九原尙友心。白首要同歸。

其九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班。清談值淵對。發興如江山。

其十

落日隴城壁。祠東更一游。悲來惜酒少。安得董糟丘。

次韻其一

神文秉周禮。廟樂奏九成。當時夔一足。不待魯諸生。

其二

嘖嘖雀噪屋。悒悒蛛網門。我來九頓首。生氣凜如存。

其三

堂堂古遺直。心嚴貌無華。人見不嫵媚。何以娛大家。

其四

樸菽復樸菽。何以棟我屋。風雨莫輕搖。南山無老木。

其五

有酒當自酌。有室莫共處。古今一丘貉。何能坐飛語。

其六

夢回四賢篇。長風吹人醒。嗟哉不我見。淚與秋露零。

其七

百代無幾人。九原何可作。不必溫御史。解令君膽落。

其八

寶元乃多故。公時總戎機。胸中百萬兵。要取橫山歸。

其九

公歸今幾時。遺懿何班班。公議要難沒。言波可懷山。

其十

我心不可規。滔滔誰與游。向來秉大雅。心復成一丘。

懷范樓

中奉大夫致仕楊用道

初載希文此屈盤。天衢一旦遂高搏。古人直許到夔契。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

天寒何但東坡爲流涕。遺編我讀亦洄瀾。

故寧海軍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不相上下。近於李舜臣家。得公墨跡。慮其湮沒。命工勒石。以傳永久。泰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都騎尉王國器立石。

長山書事

孫弘多詐。沈齊人。玉石由來各自分。汲黯有靈吾可問。此山曾見范希文。

至元七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汶水節齋陳祐。按部過此。故題進義副尉長山縣主簿崔仲元立石。

謁文正公祠堂詩

長白何岿嶢。下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此度辰夕。蕭蕭翳荆榛。落落臨泉石。拳拳往拜瞻。赫赫如相及。維宋慶曆間。多士麟鳳集。孰爲天下憂。一疏丹心白。中朝元有人。西夏諒難國。力言師出凶。深慮手滑失。炳幾先見明。韓富有慚德。柰何時相陋。欲碎和氏璧。向非仁廟知。千載血應碧。至今忠義氣。高壓萬仞壁。所以行業隆。要自清苦積。功臣何代無。名爲富貴役。視公平昔懷。霄壤邈相隔。但能一善兼。亦足百歲塞。遺容揭日星。未覺關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撼秋色。

右延祐四年三月廿又七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養浩偕龐提領。拜謁祠下。

文正范公祠

吳潛

仁誼功忠一片心。兵間招弄更精神。當時老上龍庭種。豈信江南有此人。

長山溪畔蓼莪青。想見當年念母情。願我遠游營底事。擡頭重感老先生。長山青陽縣東二十里。文正范

仲淹幼鞠于朱氏。讀書其地。紹定二年。縣令丁木立祠。朝請大夫丁黼記。

池州青陽文正祠

理齋楊少愚纂註

范塘饒州書記。歸逕池之青陽。謁長山朱文翰。留謝歸之。越三月公生。端拱己丑歲也。說名。登第於祥符乙卯。歸姓於天聖丁卯。文翰任淄州長史。亦嘗往長白山。初仕廣德軍。云便迎母家。書畀池州朱延之。范太師戶置田青陽。活朱氏孤遺。獨墓碑爲忠宣公諱耳。

七子母聖善。凱風吹棘薪。劬贖書世子。文姜絕不親。詩亡春秋作。寧以諱失真。人之大倫五。克諧信義仁。吾身所由出。同出先吾身。循此而孝弟。道與堯舜均。異姓聿居三。友妻上君臣。事母豈殊父。母或從乎人。從人良有由。夫命志莫伸。所以謝夫人。寄生天麒麟。覃恩復歸宗。善乎處天倫。春秋明時中。大經所經綸。敢借魯衛書。重爲范氏陳。

澧州路安鄉縣太平興國觀文正公讀書堂東原申屠駟致祭祀辭

維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六月辛丑朔。越十有六日丙寅。後學東原申屠駟。巡歷至澧州路安鄉縣。詣太平興國觀先師文正范公之讀書堂。謹以三牲酒饌。雜果盤蔬。敬祭而昭告曰。

惟公有出將入相之才。則見諸事業。有致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捍海濤而築巨堰。恤宗族而爲義莊。駟也。昔嘗拜公之像於興化。今復拜公之像于安鄉。蓋非羨公之自寒微而至通顯。乃特慕公之秉方正而備賢良也。尙饗。

與祭官

敦武校尉澧州路安鄉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馬合謀。承事郎澧州路安鄉縣尹兼勸農事呂袁友。進義校尉澧州路安鄉縣主簿夏思德。縣尉楊宏。照略案牘鄧天祐。將仕郎吉安路儒學教授致仕羅勉道。安鄉縣學教諭張巖。儒生李恆。周泰。劉浚。劉南昌。青陽賓。常德等處榷茶提舉司司吏魯思明。

祝辭

維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八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辛卯。奉議大夫奉元路耀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東平申屠駙。謹以潔牲清酌。冥楮淨香。致祭于文正范公。而昭以告曰。公昔嘗寵知於耀。嗣今亦忝知于耀。駙也。黽勉焉。惟前賢之是希。庶幾乎。道後人之所誦。謹告。

與祭官

雲南省臨安路建水州儒學正棧禿塞仲義。陝西省奉元路耀州同官縣儒學教諭韓城程好問。讀祝儒生。汴梁李鼎。

祭文

富鄭公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六丈之靈嗚呼公乎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功乎未宣何遽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爲是而不自信之甚乎不然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施乎某愚不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其悲公幼孤無依零丁自生徒步遊學至于成名奔走銓選益困于行僅改一秩卿寺之丞有宗公宴薦公文章典校圖籍館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率百辟北面奉觴公聞駭走出疏于囊雖示民孝君入臣行願得元宰外行故常帝首宗之內宴是將衆爲公慄公膽益張于時非公大節幾忘並悟獻姦過逋于外獻旣往矣諫垣召拜夙夜蹇蹇益用不怠帝怒椒掖講從廢殛公率諸僚御史協力伏閣而諫氣直寰域坐是謫去中外失色累易郡璽召尹上京尹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柱柄臣又竄南征忠亮信特天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遽召起公來撫方城大將失律關陝震驚延是孤危賊謂己物命者必辭公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歸賊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爲答書禍福以告旣驛以聞上覽而喜耆明贊云可附于史昧者詆媒嫉其出己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邇臣勉徇所啓徒公內藩物論麻起俄建帥旗總護諸將帝心思賢天下是訪擢貳樞筦復參政鈞二府交入萬微日新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讒間得行孤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兩方穰下得請旋

易于杭。又易青社。曾未盈歲。恙起不測。又求潁水。及徐不行。記友以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昔某初冠。識公海陵。願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于魑魅。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蠱孽。毀訾如沸。必寘其死。以快其志。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處以道。俯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叟叟。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仰一齋恨多矣。世無哲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嗚呼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守蔡印。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魂。我慟幾絕。公聞不聞。走使持奠。作文敘冤。嗚呼哀哉。尙饗。

歐陽文忠公

月日。廬陵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實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

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舒王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曾曾。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獯狂。敢齷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自修。儉墮勉彊。彼闕不遂。歸傾帝測。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苟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公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夷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妾婦。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鏗乎厚。其傳甚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韓忠獻公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

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旣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尙疎。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誓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駑。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不辯。遂連公呼。自顧無有。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羌來附。一節同趨。與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爲黨。果如是乎。道卒與于時戾。謂公迂而僕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爲寄。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視。瞿然遣使。候公監寐。會公得穎。肩輿赴治。尙煩公答。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粗以爲慰。方具書藥。詣公所憇。得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膺。食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卽有死。今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久。天胡不仁。而不憖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夔蹈高。高文奇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互億萬世。不可磨滅。此爲天而爲壽兮。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乎公乎。知乎不知。

